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三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二

章奏三十七

起請科場劄子

賑濟劄子

乞撫納西人劄子

詔意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請罷將官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臣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常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質與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

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勿至老以夜繼晷腐膺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曹若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適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踞躄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

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法誦講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法誦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運坐不詞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無有所赦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間望立身行己不敢

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以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實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嚴加檢察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為粗援據疏略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未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今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試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一經數均以論策理長文優者在上一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

於號上題所明經數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  
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  
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  
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  
比進士特加優異其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  
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  
如此則舉人皆務專尚經術窮重人指趣不敢不精  
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  
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  
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  
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  
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搖科場  
制度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  
進士有特奏名者今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  
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或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  
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試本經合格日  
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律詩或歌行或  
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  
日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  
高下者為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  
下各在數經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  
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  
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  
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

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  
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  
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  
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  
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諉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  
有州學處廢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  
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  
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賑濟劄子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  
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九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  
非無以自存宜願流移它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  
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  
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  
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  
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  
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關  
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  
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  
然所以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  
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  
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  
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仍據鄉村五  
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

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實  
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  
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  
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  
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  
便要在民下之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  
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  
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  
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  
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需聖澤取進止

乞撫納西人劄子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統天下詔悉赦  
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  
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  
同阻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  
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  
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  
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  
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  
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二月三日十  
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  
國家消息於未萌誠借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  
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

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  
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  
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旨勿復有疑取進止

詔意 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問華夷視之如一  
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暴興以來  
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  
昨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焉因遣臣奏陳云彼  
君臣失職及移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  
命將極彼危在於夏國主秉常實有大造而所部  
之人遽敢自絕侵執我邊鄙度則我吏民正旦同天  
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  
後心不幸先帝遠存萬國朕嗣守令緒祗承前志夙  
夜寅畏迄今暮年宜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  
常屢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訃告宴餘常職朕惟江  
海之大未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矜其  
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前跡與之更始  
自今申教將吏嚴嚴兵民毋得執規小利擾彼疆場  
凡歲時頒賽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  
無警彼此之民早眠晏起同底太寧不亦休哉可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  
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

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教修士行昨  
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  
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宋之說或已見仍罷  
律義先次施行百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  
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  
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  
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  
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  
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况與進  
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勤請俸給聞近有  
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  
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官  
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  
敢復言自兩日望痊平入觀丹宸面陳至誠庶得極  
竭疲驚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藏府雖寧瘡痍未  
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  
由朝參計告假不管本職公事及一百一十餘日入  
觀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况臣當  
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  
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  
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  
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

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請罷將官劄子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  
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  
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  
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  
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  
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  
縣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  
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  
都監監押為將率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  
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  
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為一將別置將  
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  
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開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刺負  
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  
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  
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始如路  
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  
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將官往往  
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  
令其眾制禦奸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  
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  
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負七八人而已况僻小州縣

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自當時乞罷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自自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今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負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驕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

哉取進止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章奏三十八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內降付中書省許有與至內東門扶掖入對

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辭康章服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申明役法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

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

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

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

博文辭宏瞻行義無缺欠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  
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  
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

不候參假特放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

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明下尚書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目所患已

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

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明下

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目職俯

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

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

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

伊微目所敢倫擬况目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

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况臣於

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

家賜以告身目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

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

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

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有與至內東門扶掖入

對小殿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足瘡妨拜跪已指揮免起居許乘轎子至尚書省等處治事今有劄子辭免可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

許入對小殿劄子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觀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仕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願臣何人敢與為比况親屈乘輿特徇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墮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借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子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俟產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墮身喪元所能

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辭康章服劄子

臣父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却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每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址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有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取進止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慈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其不堪勞苦欲其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為報然臣既忝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忝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巳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枝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

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開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過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忝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今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諱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閱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為私計且願宴安在家若顧公義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况已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嚮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乞恩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康扶掖仍乞傳宣開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加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

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批閣行  
三省辦儀進呈則臣所奏乞前皆准擬故不生入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進  
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  
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  
對者竊見夏國有州有條稱凡差人詣關計會所侵  
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  
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  
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  
詔書赦其罪及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  
體主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  
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  
論人心不同為眾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  
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浸慢前所議詔書已  
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者至應答亦難若悉  
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  
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已少從所請  
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  
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  
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  
子新即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  
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  
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

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  
田未請而為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  
必與鬪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  
際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  
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為國家憂伏望陛  
下使自聖志勿聽浮言為非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  
熟知虜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使之  
取進止

申明役法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  
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  
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勅之初  
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辭訟  
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  
疑惑既而屢有更張号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  
欲合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  
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  
或依舊用役錢雇人或不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  
上下紛紛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元初  
起請及朝廷所降節文明言委逐縣官看詳依今來  
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聲畫申州州  
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條  
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  
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

陳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為通度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雇直官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數其州縣官負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覓一臣起請雖云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給與雇錢今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嚮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為戶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為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

役錢一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切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破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前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竒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勅命施行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

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聖恩矜閱  
隆厚無窮然臣既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  
論况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  
支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  
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  
字并乞特降指揮云云殿門取進止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  
恩依所乞為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  
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  
既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  
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取進止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臣伏觀秘書少監劉放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  
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云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  
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  
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怨博聞強記尤精史  
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  
於十國五代之際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  
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  
治所以敢等以眾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  
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

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  
為編戶良可矜閔欲乞如放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  
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為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優百官稱職則万務咸治  
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人於德而高於才或長於  
此而短於彼雖臯稷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  
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  
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  
可棄之士臣竊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  
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  
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  
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眾心  
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  
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在  
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  
科有館職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三曰  
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學問淵博可為經術  
科五曰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治財賦公私俱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  
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獄科十一曰應職事  
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其狀

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

得舉在位下者不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

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遠犯名教誇

致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勇過人而思講

學門該博而空疎體面文章典麗而無所出及犯正入已賊臣

民耗國練滯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賊臣

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

專切收掌仍科各置簿盡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

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

行或遇在京或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

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

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旬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

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遊或學官

細經簡備用詳問該博等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

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

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

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賊舉

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

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

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

官謂若舉知河渠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

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官自得人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章奏三十九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

書其事關二丞其事關僕射進呈白劄

子七月二十八日三

乞趁時收糴常平劄白劄子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侏一子劄子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右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

聖旨許臣與文彦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外殿降階

訖權歸幕次將欲賜茶即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

久立實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向當御藥院

梁某宣諭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詆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為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即別為一班依群臣例常起居况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為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膝脚無力拜起艱難至今今年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大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從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進呈白劄

子督明上得旨依三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

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政動條貴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拍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百批判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百收按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在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窮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故注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趁時收糶常平斛到白劄子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救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曷者有因州縣開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欲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頗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



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什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時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糶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各體察在市斛實價多添錢數以廣行收糶如闕少倉敷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糶麥豆多糶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斛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逐縣合銷數自拋降收糶候將來在市物價比元糶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幾錢以上為上等價幾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處臨時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糶凶年斛價賤至

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糶不糶更不申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切提舉覺察若州縣斛價及下等而不收糶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窳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墜滯糶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糶至得替時將酌中價錢與斛通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外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責官吏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存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糶便司斛斛見多及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糶軍糧更糶常平倉斛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壁畫申奏施行

約東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前中書  
不情礙事再議亦係劄子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它人冒名詐偽請去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

常平錢穀限三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  
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  
勅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句集抑  
配督責嚴急一如曩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  
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領候人戶自執狀  
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  
不得依前句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  
覺察如有官吏以此違往搔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  
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四日進呈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  
平倉錢穀切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  
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  
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  
一今欲通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  
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  
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  
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  
稅送納

薦王大臨劄子八月八日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  
舉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曷常有詔敦遣固辭  
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真之學官為士類矜式取

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  
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  
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  
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  
為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云身徇國結之以死而  
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  
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  
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八月十日

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  
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  
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  
又據編修諸司勅式所申脩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  
冊雖有官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  
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  
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  
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  
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員長郎  
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  
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盡令刪去惟  
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  
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十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關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為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為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群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飢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為優假使人欲募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負察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拍揮使副拍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拍揮使副拍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為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名下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遞一

級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拍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奉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內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第一等戶指額以一二丁為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怯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今外人指名比校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今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與鄉差弓手相兼抵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陵犯本轄人負者杖一百歐者杖徒一年雖權管

亦同本轄人負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權管即降充長行名若係正人負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如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分內曾為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為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分作過須在它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住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贖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群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為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懈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管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家財產價錢外其不足之

數令捕盜人等第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開牒折充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裹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眾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為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迹之人被賊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盜賊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五

章奏四十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舉孫準自劄第二劄子

辭明堂宿衛劄子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乞合兩省為一劄子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再申明復法

李文恭謚議

錢宣靖謚議

趙信質公謚議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贈太

尉馮守信謚議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材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

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聲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其舉主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勢滯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為晚取進止

舉孫準自劄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假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為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閉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為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進刑况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為執政朝廷所不可轍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眾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群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辭明堂宿衛劄子

臣先奉重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捐生殞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

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祗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  
乞恩不已慚懼無地取進上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臣先奉勅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  
羨瀛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  
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  
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取進止

乞合兩省為一劄子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  
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飭明備何所愧於漢唐  
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  
丞相摠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  
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  
及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  
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  
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待中常在左  
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  
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  
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  
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  
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  
可復分也故曷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

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  
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  
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  
以宰相專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  
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  
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  
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  
旨降勅劄宣命拍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  
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  
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正當  
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  
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  
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省尚書施行凡內  
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  
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有下六曹具曹付諸案勘當檢  
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主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  
相度事理定奪歸省申尚書省尚書省有送中書取旨  
中書歸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  
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敏亮  
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  
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  
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  
今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  
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

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負倍多文字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眾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事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拍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自除揀選留任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負不冗文理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條立取進止

月 日中書侍郎臣張其等劄子

門下侍郎臣韓某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臣某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某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即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交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速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不可令專達目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靴鞮後靴鞮行其百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

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

展吏部尚書右侍郎東而審官院左選部郎如

本司如文直並直奏刑部今欲今日審刑院推比更不

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謂刑

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諸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

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

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

簽押判吏一如朝廷降下目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

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

省不干礙官負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  
勅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道簡徑事務辦集取  
進止

月 日尚書右丞呂某

尚書左丞呂某

尚書右僕射臣某

尚書左僕射臣某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勸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足非豈足承為後法

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  
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  
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

宜釐革只委本省本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  
判所貴向去漸除弊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  
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

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  
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

辜又凡為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  
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

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  
仁惠謂不私利物取人情非二曰公直謂心無曲非  
內私外公實三曰明敏謂察情理應舉非  
曰廉謹謂清貧守分安事者非按察四條一曰苛

酷二曰貪縱三曰狡佞四曰昏懦  
謂用刑濫罰二曰狡佞謂傾險自安詐三曰昏懦謂  
不恤物情四曰貪縱謂不法者舉凡監司州縣於所

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  
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

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  
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

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  
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

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  
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懸體量  
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  
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



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勒命官

###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今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 再申明役法

檢會二月六日勅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慮諸路州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

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壁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壁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申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其利害壁畫奏聞其首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壁畫之是非擇其實而長者條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集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為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壁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為商量其實諷諭令隨己意却作州縣壁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為當別撰役法頒下往往等候下即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候諸路州縣具到利害壁畫即依一路一州勅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壁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日近早見結絕

### 謚議

故參知政事贈僕射李文恭公謚議

議曰僕射稟秀美之氣函純宣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必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

不永奄忽遷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決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為羨談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于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敢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億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于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謹議

錢宣靖謚議

議曰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眾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眾曰靖令公論議常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帳六師輯睦夷夏又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謹議

趙僖質公謚議

議曰少傳體和居厚履恭涵言必有物動不近名矯迹衡茅濯羽雲漢入替樞極出殿藩維謹案謚法小心恭慎曰僖言行相應曰質少傳內則造辟盡忠外則騰章建畫親昵有問應以作言可不謂僖乎歷事三朝始終一節不賁飾以譁眾不激訐以高人可不謂質乎請謚曰僖質謹議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贈

太尉馮守信謚議

議曰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越趨不庭

太宗征之靈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為樂都混壹之勳太尉與焉獵狝孔熾整居幽冀縱騎鳴弦至于澶淵真宗一麾電卷雲披剪其首蒙鳥潰糜逃底寧之功太尉在焉天下既平蜚游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和鸞四巡萬乘星陳東暨云亭西涉河汾警蹕之清太尉扈焉白馬之河漏為橫波濟澤之阿間彈可歌隕林什竹新石相屬淵吐其陸葦葦衍沃隄防之勞太尉董焉謹案謚法能修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決榮祿昭融令問始終考於二法可謂協矣謚曰勤威謹議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六

制詔

中書試制詔三道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徽南院使

制以上顯字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顯五

上辭以

誠勵貢舉人敦修行檢詔顯二顯字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

就差知兗州不允詔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

號不允斷來請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

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荅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

脩詔

除文彥博

除皇弟顯

除皇伯祖承顯

除郝質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已下上第五表乞皇

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荅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皇

帝御容了畢德音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

乞退不允手詔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除皇伯宗諤

賜叅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荅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敕書

賜叅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叅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

不允批荅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允

詔

祈國長公主特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賜新除叅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原

府歐陽脩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荅

除董璲制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不允詔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

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

南京留臺不允詔

賜文彥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答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

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文彥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皇弟高密郡王頤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

答

賜皇弟高密郡王頤辭恩命第二表不允斷

來章批答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

批答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現批答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現批答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徽南院使制

限三百字

國家選果毅之材以守衛中禁委謹信之士以數揚  
大猷自非忠力冠倫識略高世折衝厭難外可以任  
爪牙之官論志布和內可以受腹心之寄則何以克  
叶民望無曠天工在茲詳求固匪輕受爰發休命誕  
告明庭且官某心通武經材應時用以禮樂慈愛為  
制勝之本以智信仁勇為和衆之資若孫吳而不為  
篡方邵而自任崑爾深念則物莫能窺截然長驅則  
敵不及避是以錫之六韋繇此八屯士皆知方國以  
增重嘉其危從之久積是勤勞之多宜峻寵名以  
昭丕績俾奉宜於美德庶敷懋於膏公永念厥艱必  
有以稱於戲鴻股肱之効所以報恩榮聲夙夜之勤所  
以熙職業典聽朕此無乖爾成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 限一百

成上

朕荷天地之貺施承祖宗之慶靈四方無虞萬物咸  
遂而公私之積尚未豐行歲小不登民有菜色豈朕  
所以嗷嗷撫循之未至將有司奉揚宣布之未稱與

何其設心之勤而收効之寡也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得於自然而發揮於文追琢於學多士之秀無爾為先雖禁林清塗秩宗美仕居之積久學望已優而古之進賢必試以事財賦之任於今為急求稱其職僉曰汝能是用命汝典茲邦計汝其勿以金穀為末而不恤勿以簿領為煩而不為九功所歌八政所重登平之業將汝乎取之

誠勵舉人敦修行檢詔 上 頌字

孔子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為四科以第門人而文學處末然則為士者文有餘而德不足斯而已矣奚足尚哉國家憲章前古詳延俊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何嘗不勤末敦忠屏斥浮偽列于庶位得人已多尚慮有司教導之方不能盡善登進之法有所未精是以士或背本追末棄實取華不知從學所以立身為文所以行遠而謂能離章辨句則百行可遺非屬辭比事則六經無用習尚成俗安恬不非此豈聖人所以立教之心而朕所以待賢之志哉自今天下之士其務以道德為師仁義為友進之於內而讓之於外治之於身而施之於人才雖美不敢以自驕善未至不敢以自怠如是則窮居閭閻何病乎不達苟異於是朕無取焉仍敕有司明諭中外使咸稱朕意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若涉巨川踐于春水實賴耆老不貳心之臣朝夕左右同力協義用濟于艱難夫選賢任能廣參同異何損於政設官分職論列得失亦維其常至於天時數沴蓋以警誨朕躬非專輔弼而卿遠自咎責抗章辭位是重朕之不德也卿其體茲眷倚之志專精致思廣裕厥心博采嘉謨以輔不逮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詔

敕升之省所奏劄子今樞密院使副四員無容其間更置一知院事既非舊典驟增員數當無事時四方聞之得無驚動耳目伏望聖慈如臣前所請若大名府永興軍已除用人即且乞授臣陳穎一郡事具悉卿志氣安裕明智自將屢更邊藩嘗佐樞府出牧于外迨今暮年朕惟汝思俾復舊職宜夙夜竭力以副所期尚爾固辭殊失朕意夫登用賢雋屢在不多咨詢大猷患在不博設官隨世何必故常今邊境雖安而不慮當戒亟踐乃位母違朕言所乞宜不允仍斷來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就差知兗州不允詔

敕吳奎首所奏乞就差知兗州貴便順養事具悉卿朝廷舊臣踐歷二府忠厚曠直簡在朕心海岱之區土沃民庶風聲氣俗卿所習知雖宿疾未平而事務無廢式是重望底綴一方當體至懷未容辭避所乞

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  
尊號不允斷來請批荅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  
夜悼懼如涉春冰屬以報本之禮不敢墮曠故躬執  
犧牲祗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而群公  
卿士猥見褒獎欲歸以益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  
干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地震  
淫雨為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迷鴻  
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况尚在諒闇哀素未  
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  
至誠勿復為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謀謨廟堂  
自非僉諧曷敢輕授卿歷事三世克肩一心事効已  
明時望攸屬膺茲圖任未復何辭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不德災及元元地震冀方隄防擗潰  
流離靡獲靡所底居朕夙夜震懼不忘于心實賴祖  
考所遺耆舊之臣佐佑輔翼濟于艱難今乃遽自引  
咎抗章辭位朕何望焉卿其專精致思勉修職業以  
裨不逮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脩詔

歐陽脩省所劄子奏准樞密院遷到詰勅授臣兵  
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伏念臣近以疾病  
累乞致仕未賜俞允欲望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  
卿服采三朝佐佑大政朕惟東表之地事任至重自  
非宗工莫可付委况旅力未衰嘉猷克壯宜念王事  
勿復有辭所乞宜不允可便受告勅發赴本任

除文彥博

門下雖天子必有尊所以嚴事上之訓唯聖人能饗  
帝所以昭報本之誠朕祗紹丕基肇稱元祀禮文既  
備慶賜誕敷眷惟心膂之臣幹是機衡之任共膺神  
臆且虞衆先推忠協謀崇仁同德黃治守正亮節佐  
理翊戴功臣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  
兼群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瀟國公食邑一萬  
六千二百戶食實封六千三百戶文彥博道茂國華  
才推人傑體忠厚以居德壯謀猷而奮庸弼亮三朝  
周旋二紀再司魁柄仍冠中樞仗鉞臨戎則覽渠折  
首秉鈞調化則黎獻承風內外存更望實弥劬劬在  
憂承之際親聞顧託之言委寄至隆眷注為重協贊  
盛儀之舉克臻熙事之成是用進美號以褒功取間  
田而增邑併伸異數式示優恩於戲慮危於安所以  
綏萬國懷遠以義所以靖四夷益懋乃官用副朕志

可特授依前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群牧制置使行成都尹潞國公充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如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肆伯戶仍賜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賚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却戴功臣散官勳如故王者施行

除皇弟頤

門下立愛惟親治由近始因心則友化自上行朕合太宮逆釐后帝百神受職四海推恩矧孝弟之至隆宜寵章之光被皇弟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陸伯戶願溫良異宣聰達夙成勝衣形信厚之風佩鞶負老成之志孝友之性不強而安德義之經未言而諭甫當就學亦既疏封予所撫憐同氣異息迨盛儀之具舉方渙澤之誕敷錫嘉號以記功進崇階而叙位仍加井賦益重藩維於戲寵而不驕以謙恭為之本滿而不溢以節儉為之先汝其念哉無替朕命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高密郡王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崇仁保運功臣勳食實封如故王者施行

除皇伯祖承顯

門下朕悼宗盛禮祗遙先猷茂對三靈駿奔億醜臣工顯相后帝居歆嘉與親賢共膺載毅皇伯祖昭化

軍節度金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康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承顯治躬齋栗養志粹和挺宗室之令儀諱公侯之淑問地隆磐石任重藩垣春秋浸高學問不倦被服儒素蘊河間之雅材琢磨箴箴規蹈衛武之美德助我安祀協于多儀是用進功伐之名益陪敷之賦仍加真食併示徽恩於戲懷德維寧昔王之明訓為善最樂前哲之徽猷勉思高滿之危勿忘臨履之戒可特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康國公充昭化軍節度金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誠保順功臣散官勳如故王者施行

除郝質

門下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三歲一郊四海大賚乃眷爪牙之士寔惟心膂之臣且渙茂恩以均景覽亮節保順功臣殿前都指揮使兼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文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七百戶郝質溫恭不犯沈毅有謀敢決應北方之強閑暇得晉國之勇仁能附眾忠以發身內總七萃之師外分十連之任訓兵肅給驕御習於義方逢時安平戎狄仰其威信屬是齋祠之謹復兼苞從之勞不有旌褒曷昭倚注

論功加等益地從隆考諸僉諳允為宜稱於戲竭誠盡節所以享安榮徇公忘私所以報寵祿往服休命汝其懋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亮節保順明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已下上第五表乞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秉德不明陰陽總交早嘆為災幸及元元為人父母不能保養覆冒以厚其生朕甚愧之是用避去正寢貶膳徹樂夙夜悼懼內自刻責以請於于神祇冰炭之間雖霽露霏霏而不能周洽救災將槁禾麻未滋而群公卿士以尊奉母慈誕揚顯號良日既成宜以時行禮樂之文不可不備當抑己復常以成大典苟協於義朕何敢違所請宜允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  
皇帝御容了畢德音

門下朕祗紹前烈龍綬庶邦率時典常用敢墜逸越茲有維之油自昔令王之都藝祖之所誕生亦存遺老寢園之所安宅神有餘威是用即西竺之仁祠因北邙之勝地儀刑二后鎮撫一方爰命宰司肅將使指鴻儀克舉熙事大成永惟畿甸之民能無供億之役宜敷浚澤用慰群心應西京管内限德音到日見

禁罪人除故殺劫殺鬪殺謀殺十惡及偽造符印放火官典犯賊不赦外雜犯死罪降從依內情理切害奏取指揮其餘流罪降從徒罪降從杖罪已下並放見句當修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使臣官負已下并工匠兵士及迎奉執擎兵並與等第支賜應西京城郭內耆老年八十已上者勘會詣實人數仰長吏等賜酒食仍量支賜每人茶三斤綿二匹常加存撫即不得於村將追集致有勞擾於戲稱秩舊章克廣奉先之孝蠲除有罪式昭惠下之仁咨爾群倫咸體予意主者施行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乞退不允手詔

有所再上表乞罷樞府事具悉御器質方厚謀猷明審憂公及忠臨事能斷越自仁祖知卿美材入輔出藩于茲二紀再冠台席一總鴻樞事功蔚然洽于黎庶任重道遠御實有焉朕負荷烈烈風雷危懼若涉大川必憑舟楫卿當悉心致力以禪不逮而何嫌何疑遽求去位封奏抑至良用撫然撫覽再三殊失所望老成之德重於典刑當體至懷安居厥職所請宜不允付彥博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省所奏伏親詔畫宰臣陳升之位任臣之下者願寢異恩庶安孤跡事具悉御翼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



者僑望實素隆升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必欲推先是用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奚取常規蓋以褒異老成豈與利用爲比卿謙恭久著於此何嫌往安乃居母逆朕命所乞宜不允付彥博

除皇伯宗諱

門下朕祇荷先烈誕受多方樂與宗支共其福祿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何隄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魏國公食邑六千四百戶食實封壹仟捌伯戶宗諱屬尊地親材高性敏承累朝敦睦之慶膺列藩封建之榮間由思慮之疏麗于文法之禁卷是有司之議繫夫天下之公愛雖甚隆理不可屈是用收還相印專秉節旌將警動於放心期輔成於盛德迨茲周歲克懋令圖勤被仁服義之風勵臨深履薄之戒朕於庶姓猶不弃人况九族之<sub>下</sub>文

賜叅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文學高一時名譽專四海勇於立事急於進賢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論待之以康濟蓋居位之尚淺或改命之未孚雖群言之正謹宜同德之有間遽求分務深用駭聞居就乃功期副子望所乞宜不允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教書

教南平王日尊省所上表稱於今年二月內親領本

道兵甲乘駕舟航直抵南蕃與占城國及占臘國蕃兵交戰其占城國及占臘國蕃兵甲一時敗散巨帶領兵甲回旋本道師旅保全舟航寧謐事具悉卿與占城等國交戰師出逾時今觀奏章備言勝捷益敦忠順良用歡嘉朕子視兆民巨畜萬國思銷偃於中外共嬉遊於邇遐宜體至懷以綏後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叅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御材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賓諸廟朝推心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所素望將以護誰祇復官常無用辭費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叅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攬庶政燭理未周思得博聞善言以參得失卿以清直之操夙夜在公遽求外遷殊匪朕志所乞宜不允

允詔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

救郝質省所上表星未半周疾已十作伏望罷領殿師俾外補於散官庶漸蘇於餘喘事具悉卿以沈勇冠軍忠厚許國內典嚴衛外秉節旌夙夜之勞簡于朕志偃息之便難徇爾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柞國長公主特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張尉

門下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

誰昔

謂訓也

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柞

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潛哲之祥稟軌坤之粹和

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

承師教而不倦今王莽在首厭翟戒塗方結悅於皇

家將執笄情願於士族宜疏沫土之邑俾適富平之

孫庸展茂恩誕乎醴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

音雷風順承是為常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

婦德之聽從祇服訓辭求緩福履可特進封衛國長

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賜新除叅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世濟明允時推膺良毗贊樞庭茂著功

烈俾恭國論允叶衆心需章亟來謙志大過據引先

誓折還故棲夫顯親揚名斯為上孝建功立事莫若

盡忠往即乃官勿替朕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

原府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

殘年事具悉卿才名素高夷夏所服中外備更文武

咸適者茲并部氣俗沈驚綏和一方威懷二虜牧伯

之任豈易其人詢謀僉諧然後發命朕所選付卿宜

體識况風土高涼其何恙不已往踐乃職母復固辭

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韓琦省所四上劄子乞就移徐州一任事具悉卿

倦居守之勤樂偃藩之逸眷是別都之重控夫北道

之衝自非元巨曠克譽處是以臨遣近侍往宣至懷

恩禮之隆所宜欽若而尚茲固請良用憮然卿以表

疾為言則未愆於效力以朴忠自許則何憚於劇煩

安視兩師母逆朕命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

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樞衡之司基本攸託制勝帷幄折衝方隅

苟非文武之兼資孰副安危之重委簡自朕志無若

汝非故推不次之恩冀獲非常之効當思自勉勿或

深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董德制

門下國家蠲潔大德懷柔四方懋宣行葦之仁橫被

軍節度洮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常樂郎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董璠氣稟沈雄性資果毅載勳庸於奕世開土宇於西陲早膺旄鉞之榮繼有洮湟之地祇勤厥事忠誠著于皇家糾遘不度威令行於戎落修其職貢保我封豷宜陳錫於寵章用褒嘉於美志位進異等食行真封宜緊鎮服於爾師抑亦光華於殊俗於戲王官至重固不徒施巨道惟報諒無虛受勉服休命益思壯猷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保順軍節度洮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舊西蕃魏川首領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參伯戶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中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亮省所劄子奏伏望聖慈特賜停罷使相之命許只授正官充觀使事具悉卿久居宰席道茂勳隆屢以耆耄懇辭機政朕重違雅志曲成冲德禮命之數愧於未厚而尚茲遜避良用憮然宜即欽承以副優養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中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以耆明之德實亮皇家功成告休海內

歸美宗報之典朕疑其薄冲挹之志卿以為優勇退難進益增嘉尚成命不易母庸固辭所辭宜不允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負英異之才首俊造之選內尹京邑風績著聞外護邊兵民夷清謐入冠憲府進躋樞庭究觀爾能宜贊朕政往祗成命無或再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之英聲著于士倫卿之嘉績簡於朕心是用擢諸計廷陟彼樞府乃更過自菲薄固辭寵光謙降之深歎尚不已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南京留臺不允詔

敕方平省所奏乞南京留臺事具悉卿學問精洽文辭雅奧荐登雋科久居邇列入贊大政出臨近藩明卜愆何恙不已遽析散地良用憮然當體著懷往安爾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文彦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社稷元老服膺三朝黎庶具瞻百工矜式矧以丞弼相予筵祀書勞進律抑有舊章宜亮眷懷無庸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總領禁衛為王虎臣敦忠一心夙夜匪懈况茲戎祀之大燕有侍從之勤推恩報功固有常曲尚茲冲避豈悉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奉若訓典肅將禮祀嘉與臣工共茲休福卿董率王旅陪贊國容居則有侍衛之謹出則有扈從之勞考諸故常宜在褒進當體至意勿復有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仰稔膺虞慎敘九族矧以尊屬相予肆祀推恩進律禮亦宜之茲率典彝無為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文彥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執珪幣對越三靈惟時福祥不敢專享湛恩布蔭輦及海隅卿國之著明幹統機密茲率常曲奚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弟高密郡王頤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郊禮大備廣敷慶澤物無遐遺况於親昵錫茲異數咸迪舊章汝其勿辭往服嘉命所辭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頤辭恩命第二表不允

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禋宗類帝國之盛儀施恩親賢由來蓋久兄弟具邇悃悃無華汝往欽哉母煩辭避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祠郊丘誕布東澤周浹庶姓况於宗英執謙固辭益昭令德朕命不易往其欽承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批荅

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誰不見彼食分之少擅由司曆之未精為懼方深奚賀之有矧明書於信史將取謂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德所賀知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現批荅

省表具之司分底日垂象降休炳然德星著見南極太史獻狀以為壽祺卿等浚明一心實亮元化慶友氣物導迎善祥仍貢需章願書信牒眷言崑美重益愧懷所賀知仍依奏宣付史館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現批荅

省表具之天垂文象依類而言世格隆平得臣是賴卿等懋建一德光輔萬微格于上神錫茲嘉瑞昭升丙位申告永年刻章以聞傳信為請雖非涼之可愧

顧忠愛之政志所賀知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六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七

表

為龐公讓明堂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為龐相謝明堂禮成加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表

謝生日賜羊酒米芻記

夫人謝功德疏文

皇帝

皇后

貴妃

為文相公謝神道碑文表

為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為龐相公讓官表

為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為龐相公謝官表

為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賀皇子昕建節表

謝中冬衣襖表

賀皇子降生表

賀章獻章懿皇后祔廟表

為許州張國作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謝獎諭教書并帶馬表



謀於遠避以深遠於讎讎宜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著發清象述備盛禮合於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  
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從與在駭奔騰其  
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傳之  
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歎冀寢寐思  
葦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兩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  
雖抵拘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勵  
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  
爲期

謝生日賜羊酒米笏記

臣遣會聖辰謬塵機任屬是門孤之旦方慙鼎食之  
榮敢意眷慈重加蕃錫內循朽薄徒極悻惶

夫人謝恩功德疏文

伏以金仙妙法克贊於邦猷寶德勝因有資於帝社  
妾親逢照旦茲戴鴻恩庶憑佛事之凝仰佑皇基之  
固懇祈攸至慧照所臨

皇后

伏以坤元布德亨育群生太陰凝暉燭臨四海轉依  
真界恭薦微誠潔滌塞之嘉羞敷貝多之妙偈庶資  
佛事以佑母儀

貴妃

伏以開睢自於國風式昭淑德軒星著於天象寔亞  
柔儀敢憑金偈之勝綠仰輔椒闈之多福慈明所鑒

懇款惟精

爲文相公謝神道碑文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詔翰林學士承旨王某撰先臣某  
神道碑文降付臣者命發宸廷文成禁署澤加存浸  
榮動近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  
貴而自悲諒知爲子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  
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巨荷析薪  
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  
墜少道謹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  
任真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烏寶國  
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  
於大隧豈意眷明曲照優渥沓臻紆彼神翰揚諸蟻  
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  
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打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  
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  
資於顧復而服膺心膺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  
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百某言伏奉今月某日批荅云云臣省躬甚明揣分  
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  
專懇期於感通中謝伏念日本以諸生親達疊世行  
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  
露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  
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

忠課於近小之功粗能稱旨役以煩辱之事不至敗  
官乃謂攘捕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錡金之器足兼鼎  
鼐之容速自西州驟切重柄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參  
大政則曾未暮辛遽越等夷直登佑弼靜言遭際熟  
察基緣牽左右先為之容豈朋援陰為之地莫非眷  
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况於有  
識詎敢忘恩豈欲違去旒袞之前遠離闕廷之外棄  
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  
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  
懼雖人主含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  
臣敢不捫心自愧顛影知非乘疢吝之未形保名迹  
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讒流聞致陛下失始終之  
仁愚臣受遠迹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  
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悽慄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  
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歎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  
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僑傑光輔休明  
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  
之榮干冒晁疏不勝悵倦切至之誠

為龐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某官者恩出非常位遷不  
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鷲中謝臣識昧疎通學非彈洽  
依憑時會叨假國靈荐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  
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詎無  
毫髮之功克厭眾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清

間之燕錫惘欵之私力辭有客之黜退初冗散之秩  
麻運官貢少息人言豈期志願未從寵光逾峻遂以  
朽疎之質復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  
緝熙帝術質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群  
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安居豈容虛授臣雖  
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眾庶責望之深成朝廷倚  
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慙寤寐鼓憂不知列鼎之榮况  
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欵曲照孤  
蹤矜其驅策之勤為日已久察其避議之固於心不  
欺俾抵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僑德式副輿  
情干冒宸嚴目無任懇迫激切之望

為龐相公再讓官表

伏奉某月日批荅云云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  
俯及未照於悃誠蹟地載驚履水逾畏中謝臣聞量  
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  
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  
佑湖之崇寔繫安平之本總領眾職鎮撫四夷下遂  
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  
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為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  
遂隲盛譽或受嗤於鵲雀或召咎於誠妖豈前智而  
後愚蓋任盈而量溢况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  
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  
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効不敢憚勤儻以  
服役有年居官無過而欲捐之草莽尚將留被闕庭



則顧且守故棲未遷它職秘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  
清光忝幸已深感際何極宜敢使嚴邸曠位元鼎失  
和竊貪一日之禁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  
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察底衷之無欺全始終而可  
保持收淚命俯徇愚衷少安據葉之憂尚免在梁之  
刺內惟懇迫期獲允命

為龐相公謝官表

伏奉某月日批荅云去荷思逾分歷懇敷言成命莫  
回愧願無寄中謝伏念臣賦能基薄探道未深習詩  
禮以為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磨哲  
之知亟步顯塗荐膺煩使監邊則盡讓群帥侍幢則  
協贊萬微密通清光訐謨基命固已在逾器表榮溢  
望涯居無終食之間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  
宸睠曲成猥掄博洩六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  
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  
進律加田甫聞出綽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楨  
仰願鑒旋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或願甚通  
私願莫從俯僕若驚倘伴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  
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爽調  
之職爰從愧始俾奉蕭蕭規敢不披飾厥心輝明其志  
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緡無  
之化仰瞻履燾之仁

為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伏奉制命云云已於今月某日到任上訖避辭公

維勉負擔違離天關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  
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序候巫守於  
邊隅度布教條荐更於方鎮訖無聲跡可登傳聞伏  
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越遽選掄於選  
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  
陞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濱墮越豈  
謝生成是用杜徒倖之門室奇表之徑傲揚庶讓抑  
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為於私計然而力非其  
任智實有涯群心萬殊理難稱極眾目環視動成詆  
訶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  
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違啓居無所屢以清間之  
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為厚貴  
全終始不踴顯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歸飾懸其疏  
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免議於尸祿仍進天  
官之秩復外殿幢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洽脫呂梁  
之險承就安關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加於庇  
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輿區乃昆吾之故壤土  
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  
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為報効

賀皇子所建節表

臣光言伏觀進奏院報月日皇子授忠正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壽國公封建本支光隆基祚王室增維城  
之固萬方有磐石之安臣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仁  
被海寓道合天秉膺受純禧誕錫元胄采古昔之令

曲考今茲之盛務爰立藩邸恢建宏規假節東鉞習以戎律赤舄褒衣崇其儀望直茅腓土訓以政治明尊尚親資忠務孝一舉而善衆美具該斯寔堂紳之遠謀黎苗之隆福也巨述職外方傳聞嘉惠不勝拜蹈微切之至

謝中冬衣襖表

臣光言伏奉詔書賜臣翠毛細錦綿旋襖一領者抵荷寵光心願無措臣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皇仁博洽衣被九圍軫念初寒寵錫嘉服臣雖無似蒙澤猶均濫承安煖之榮空慙不稱之責

賀皇子降生表

臣光言伏觀都進奏官牒皇子降生仍令諸道不得違奉者伏以能罷之兆載於詩雅弓調之祥著於禮典蓋以保育黎元無茲為大本支既茂基祚益安是故百男昌而周興五宗疆而漢歲隆替之源古今一揆臣光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奉先遠猷垂世錫類之祉久屬群心皇穹降休誕啓茂緒蓬矢遺吉牢具脩儀斯寔宗廟眷祐之靈黎庶無疆之福窮河際海聲教所霑儻曰有心率知相慶况巨職叨近著位備列藩籥聆嘉惠奚勝踊躍官守有禁阻造闕

賀章獻章懿皇后祔廟表

臣某言伏承今月九日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並外祔真宗皇帝廟室禮畢者聖心追遠思慕慈親陟

配禰宮順成大禮臣某中賀伏以章獻明肅皇后輔佐先朝敷明陰教導揚末命鑲綴大業章懿皇后淑慎在躬受天元祉茂育聖神光啓丕祚而猶分祀闕宮未登太室尊號皇帝陛下濤發孝思必情著制采開元之令典講國家之故事消選嘉辰成外配備述祖宗之志成母后之尊允所謂道隆列辟法垂後世禮行於宗廟孝通乎神明日月所臨霜露所墜拊手蹈足小大同之况臣任居藩垣職參臺閣欣豫之志倍億等夷官守所居不獲奔詣闕廷稱慶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奮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去為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為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誠茲築肇開王跡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績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恭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恭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

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微成如是  
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又安四夷懷服草木  
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  
館之缺以經史為職竊觀秘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  
諸書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  
妄以所聞為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  
聖人之言得少闢省覽則冀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  
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年月日具位臣司馬光上表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  
思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  
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  
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  
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它書於七國興亡  
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近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  
寫隨表上進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今月九日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  
仍面賜御製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  
偶自幼齡粗涉群史嘗欲芟去蕪雜發輝精雋窮探  
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

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誓古道博采微言俾  
撫舊聞遂伸微志尚方帑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  
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位遺弓陛下祇服駿  
命丕承前烈臣以屬藁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為不  
敢不上詮次無法抵牾實多仰汚覽觀伏須罪矣豈  
謂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它書煇  
耀於群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  
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  
篇秩發言為典肆筆成書炳蔚丕變如虎豹之明顯  
匪無涯逾商周之盛况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  
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賜指陳煥然冰釋  
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  
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斯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授正  
觀而為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臣某誠感  
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  
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  
振輝光如臣樸櫟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  
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爝未照依  
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  
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光誠感誠抃頓首頓首謹  
言年月日具位臣光上表

謝獎諭勅書并帶馬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二股河北泥已開斷降勅書獎  
諭仍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鞍轡馬一疋者聖言優渥

寵錫便蕃顧循無勞何以堪稱目光誠感誠愧頓首  
頓首竊以去秋積雨河決衆強朝廷憂勞憫茲昏聩  
目祇奏明詔相視所宜詢衆言聞達天聽捨短收  
長率由聖志處決利害昭晰如神今流勢東折徑趨  
渤海恩冀西北公私安堵斯皆上帝儲休明主獨斷  
勞心建策則有當官之人勤力奏功則有執役之士  
目進無運籌之智退無負薪之勤曾何施為確茲貺  
賚辭之則涉於僞慢受之則寔為尸素有醜面目無  
地自容目性雖頃惠靈於草木茅被天施敢忘報効  
唯期竭忠庶禪萬一目光誠感誠愧頓首頓首謹言

永興謝上表

目光言昨奉敕差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  
使兼和永興軍府事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訖荷恩  
至重任責尤深巡撫吏民數宣詔令臣光誠感誠懼  
頓首頓首目誠慮闊遠規為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  
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浸衰疾疹交集曾  
靡論思之効久汚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  
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  
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求就  
道甫尔到官維此咸秦昔為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  
腴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  
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種腐黑而無收廩食一  
空家之蓋藏之粟極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  
溝壑之憂茲猶苦萑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

諸事魚勿煩擾則免於瘵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  
然蕃滋謹當策勵疲羸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  
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荅大  
恩目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奏謝以聞  
目光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遺表 元豐五年秋言 遺表 元豐五年秋言 遺表 元豐五年秋言

目光言目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誠愚藉不合  
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  
侵將填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  
目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目光誠哀誠切頓  
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阼以  
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  
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  
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  
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  
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  
石既愚且慢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謬以  
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  
己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  
接引登青雲怒則黜逐墮棄終身沉草萊凡人之情  
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為  
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

黨与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逞其胃腹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股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与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糶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為姦急則逃竄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陣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賦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与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醜僧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与此得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

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什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私心無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幸懷設罔上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與存亡於是乎在而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散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亡失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官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常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不可憂乎臣聞堂上不埒則郊草不賸曠耘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魯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群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四夷也臣

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為借使能踰葱嶺絕大漠塵皇蘭焚龍

寢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竄起或外寇窺覩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

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

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既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

蹟者哉巨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為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

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為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

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為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為陛下忍死言之庶

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碩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

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論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

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北亂除苛察之法以隆

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眾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願日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謹手書遺表以聞臣光誠哀誠切頓頓首頓首謹

言年月日端明殿學士魚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上表

賀立皇太子表  
臣光言伏觀今日三日制書節文皇子延安郡王傭

可立為皇太子仍賜名煦者主器惟長立邦家之基錫命以時為社稷之福臣光中謝竊以天意與子人

情愛親三王以來百世不易伏惟皇帝陛下光紹前烈濬發遠猷仰尊宗廟之嚴俯眷蒸民之重寵建上

嗣誕告多方吉日昭布於重光震雷何啻於百里封略之內聳敬所覃凡有識知孰不鼓舞况臣叨居近列夙受大恩喜聞徽音遠踰庶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惟閣門告報今日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

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

凡遇前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臣光誠感

誠懼頓首頓首臣猥以鑽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

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効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為

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為眾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霽枯

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旨詢諸  
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者明  
之美豈百么麼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  
自知非分蹴踏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  
瘳於藥物病庶造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懼頓首頓首謹言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七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啓一

上許州吳給事書

答肅城郭太丞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副樞論貝州事宜書

謝校勘啓

授校勘謝龐參政啓

謝檢討啓

上宋侍讀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簡啓

答薛魏州謝石硯屏書

答謝公儀啓 答闕喜馬寺丞書

與范昂仁書 與李子儀書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時謝知涇州處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第二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其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  
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謂  
然嘆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  
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議  
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  
之宜察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  
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

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傲然睹道之正煥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

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著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

并襲其所為文以為始見之贊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為根抵言為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

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由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壘坎過關門上逆旅驟未及燃已復出外

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為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汗辱門下之塵稱道

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為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為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為輒自踈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

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鎮治之光然後敢復叙昔日之知而求畢其贛惠之志夫肝膈之所崇聚而欲舒展於左右

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為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為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

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

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為執鞭乘轡門下之士矣不宜光惶懼再拜

荅胙城郭太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今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

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為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

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贖為賜詞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維為書啓布之左右

乞傳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邇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

因書請為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折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露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

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

跋踏幸之大者不宜光頓首再拜

與薛子立秀才書

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

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事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



所以求士者宜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顧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相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問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募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劄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其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晨起使者至門立欲返報忽忽不宜光再拜

上龐副樞論貝州事宜書

云云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後以踈賤之人狂愚之議奸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志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陷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辜求速死雖狂慙妄爲執無所至蚤晚之間終誌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它

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隙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抵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執然後行之者也否則狂賊自知辜惡無狀降首亡繇獨守窮城魏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稀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披紉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整殫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已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進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辜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咸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駁馬徇於城下使足款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

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嫩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使意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而已今誠賞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

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為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為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焔焔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為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咆哮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嗾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夕皇懷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添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受官爵金帛之重賞以懷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為攻為戰為赦為誅非紳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執事為天子腹心

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某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謝校勘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為重也光天與之分甚曾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襪襟初知語言父兄提講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白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嚼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舉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始獲於一時終不足為成人也已而天降之駭服襄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泊免喪為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削為荆榛私心悵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身肩薄領乃始脩勵錢鏐誅治荒穢庶幾克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為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驚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遠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踏紫臺倏去蓬蒿頽頽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猶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願野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

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救無違率復勉  
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監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授校勘謝龐參政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  
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  
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  
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矜而翼去幽而  
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  
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寮獲友高明道同  
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  
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騁詢道俾之就學以至冒竊  
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  
配罰崇大舜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吊撫俾能  
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耀無窮凡  
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揆懦自守謂其寡過  
每賜枝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穎常懼不能  
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  
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動惻  
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虞前上方  
推信大臣議無不用巫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  
果暴嗤鄙方自跋踏以須謹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  
秘府遽使頡頏禁闈依光紫霄枝離群書參奉遊豫  
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

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  
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泗橫集  
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曠  
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取薄者  
日醇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  
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  
進益所長攻去所短苟使不忝前人之教訓羞知己  
之佞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已往不知所爲

謝檢討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安  
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  
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  
亦討論之美自微賈穿前載淡洽稽聞稽古俾倚相  
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  
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續斲天壤  
而無窮俊又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  
擇士以格居宜容冒塵坐致曠曠如光者行能褊淺  
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  
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難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  
毀瓦之爲椽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  
之傷實多旋屬家艱乘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  
駢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艱榮階  
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遠嚴  
繚素初盈率多未見英豪全集叨與並遊顧鎖陋之

無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紳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竊才靖究所求孰云無自比蓋伏遇其官契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駸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夙躬冀少荅於生成庶無慙於知遇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為其皆不能及殿中之良也趙王有壁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趙者謂其皆不能及楨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捉髮驗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萊之下者是以鍾石莞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擲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佗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擘擘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且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麟士希光而景附眊睽所被温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

陋群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安以其技進於左右是猶獻馬於燕質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遂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贊令其禮云久矣士非文無用為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嚙鄙雜錄舊所為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待進退之命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啓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恩庸散踐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慙於茲未息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

答薛統州謝石硯屏書

光再拜啓積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

為脫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教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以一旦不煩懇請坐致揮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絛白壁百雙在光之愚未為重賜謹當騰閣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信後伏想休勝浴故忽忽又不自修謝充增悚懼先華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不且光再拜上啓

答謝公儀啓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為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整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佞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入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燁燁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為而為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章莽而沉絕不繼也伏以其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為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

也若使出於瑜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教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瑜况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瑜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為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答聞喜馬寺丞中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杼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為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為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况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縞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炬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葉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著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酬絕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為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咏而已不宣司馬光頓首再拜

與范景仁書

月日司馬光謹再拜獻書景仁足下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君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

光實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為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資卿大夫以傳之光歸者不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罪皆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祭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坐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磧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銷鎖不急之務若幸而得聞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藁者蓋為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為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藁則與不言何異哉先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露衿竊惟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夕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其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為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先是敢輒取所上藁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奉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某官於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是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不宣光惶恐再拜

與季子儀書

光再拜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眎否凡足下今所欲為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為詆訐以快志抑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為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擊擊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謗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為賢者惜舉措而已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宜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曩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鑿鑿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戴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宜光再拜

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挂慮况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龜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為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

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它人者也光再拜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再與范景仁書

荅明端太祝書

荅陳充祕校書

與夏秘丞倚岸書

別紙

與魏雲夫書

荅德順軍劉太博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

荅劉蒙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先不佞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執大馬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光頓首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歸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

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曩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儼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日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自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光再拜

再與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此都適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



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寔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唯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玷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細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光再拜

荅明端太祝書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佗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爲名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欲仰頌嘆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道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祭二子

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拍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己不宣光恐悚頓首

荅陳充祕校書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某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鈎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宜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

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  
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  
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  
去的愈遠矣此某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處焉不宜光再拜

與夏秘丞仲璋書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途中領所賜書以道  
塗無便何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  
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  
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禁之  
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網中本非  
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  
非氣餒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鶴鶴漸羽以  
儼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  
出口或嚙然陽應腹非皆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  
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  
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  
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  
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為非則龐某夏  
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某先已罷修此堡因  
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  
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  
罪臣當為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  
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寬

猶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為比除一  
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  
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于則它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  
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瀟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  
諸公確然以為臺獄元無收堅使朝廷何以施行光  
退復具奏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  
知朝廷不行而飾偽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  
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而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  
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  
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  
何罪若為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  
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實諸君以自脫也將  
不得列於人類其為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  
投筋輟餐夜則擊席嘆吒終身慊慊不可灑洗若貯  
瓦石在於胃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  
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  
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郵吏乃以手字相示  
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  
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  
中立叅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  
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觀縷也

別紙

詔獄所堅中立事嘗亦剽聞立案所未則有之辰已  
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鄭武出巡為虛及狀內

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謂輸安者其次則力戰決以勝負其言如是不思者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之謂也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割光與龐公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戰勿問於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預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為可知益使我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教孜孜為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某所慊慊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資朋友故也其他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雲夫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親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

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途徑望其藩牆也今老免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精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嘆慕之深願以俗網縻繫無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穉穉土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它日得侍左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不宜光再拜

荅德順軍劉太傅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謂謂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懇懇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為喜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為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為名政事有關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為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某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為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為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之士大夫

此其所以為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謹此布謝懇伏惟俯賜照察不宜光頓首再拜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

光惶恐啓兩後薄寒比日請霽稍復暄暖伏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為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為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緝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鄉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為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於書啓者為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孰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眾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告命小有瑕謫則輕薄

之士相與傳以為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辱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為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為之不惟取一身保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授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為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為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曷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句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于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舊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為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且欲詣閣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此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井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陳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謂門下

杳未有涯晨夕惶惶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荅劉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曼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尤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兄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蹶蹶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夫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雲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載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界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

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羈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富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先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而一婢乎而足下勿以出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先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先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醢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為己惠豈不害於怨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天下之事業

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直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啓三

荅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宗愈 鄆州人

荅周源同年書

荅孔文仲司戶書

与王介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荅河陽李夷白校書

荅齊州司法張祕校正書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宥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藁京師日因俗事因循踰年尚未報謝雖感敬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罪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棄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利名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在車騎過弊廬者不啻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過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不宣光再拜

荅周源同年書

十二月日具銜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足下前此

承賜書并示以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  
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眩驚時心知其  
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賜至大宜即時  
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  
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  
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年賜書過欲方之以黜  
夫以黜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  
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  
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唇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  
殺人族入若鋤草芽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  
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  
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群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  
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  
直亦能容之光於群臣中官非其薄曾不能引古聖  
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  
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贏者以萬鈞之  
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焉光雖至愚  
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不敢報也  
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荅孔文仲司戶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秘校孔君足下  
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  
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  
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

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  
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  
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  
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  
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  
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  
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  
雖敏而傳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  
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  
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  
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  
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  
唐景莊列揚墨蘇張范滂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  
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  
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  
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  
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  
棄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  
與淵騫並驅爭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企

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  
司馬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閣下光居常無事  
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  
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  
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  
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  
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  
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  
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  
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  
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  
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  
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  
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  
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  
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  
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  
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  
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  
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禍之  
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

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  
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  
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  
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  
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  
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  
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  
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  
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  
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  
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  
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  
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固民是盡以  
餼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  
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  
人皆攘臂園視街衢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  
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  
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  
提舉司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  
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  
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  
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  
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



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頃吏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曰諂諛諛曰親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今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子焉為楚令尹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巨

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借棄弊蹻而獲珠王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曰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間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二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

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推方於事上而好下伎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稱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屹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撝莒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折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

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誦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誦諛之人欲俟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尙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翻齟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誦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

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詒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宜光惶恐再拜

第二

光惶恐再拜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輒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諾厚必矣不謂介甫乃更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至爲明白介甫或更有它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股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母罪歲而已慮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不宜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

第三書

某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

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襲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曰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賂債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為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頌與不頌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關邪說難任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士人為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在愚不直光惶恐再拜

荅河陽李夷白秘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秘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為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為之又謂其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

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誦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為深憂某也聞諸交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貴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如愛為禱不宜光再拜

荅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秘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為士易今之為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那之賢守俸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某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掄揚盛美取信於人况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為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為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泰一否紛然雜糅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弊於今古則可為而今不可為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為而今則可為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矣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備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碎問之醜對無滯袞袞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為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

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况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為之不止光見異日為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為哉詩何為哉不宣光白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啓四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師仲監簿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相書

答蔣中舍諱書 諱之 軀 軀 軀 軀 軀 軀

答郭純長官書

答陳師仲司法書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凍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為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師仲監簿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為恨尤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不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暗小人所為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曩蒙朝廷擢加收采聖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權真樞庭聲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推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其非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宜敢効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嗾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它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叙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不宣光再拜

答李大卿孝基書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海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

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雷過燥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淫潦過暘則為早曠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渴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沉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偏身生瘡疥手足時痠痲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真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痛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者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為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為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它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

中和也中冷則為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為瘡  
疥流於筋脉則為癰癤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  
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恩欲望大卿自今羅素膳  
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頂  
史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煩攻療  
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  
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  
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又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  
獻盡言幸者裁察不宣 光再拜崇福大卿

與吳相書

先啓光愚慙忝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  
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  
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  
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在官之心久已杜絕在少  
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驢髮皓然視昏聽重  
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  
之友今日持家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  
願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  
可以爲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  
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  
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  
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  
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

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  
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  
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  
支數月民間質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括斂日急  
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  
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蝗  
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計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曾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  
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  
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  
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政胡寔尾羽敞口瘠終  
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  
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  
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  
阡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  
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願  
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  
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  
竊益多蠹蕙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有之處乃至投  
簪解絃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  
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議矣救急  
保安之道苟不能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  
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敢彙欲

適鄢郢而比棘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許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實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繁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柳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履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荅蔣中舍深書 深之 雜論 常死 神龜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巨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巨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

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叙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為表裏者也光再拜

荅郭純長官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閉居難直便人以是暮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為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明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為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為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為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為異等



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以古之人貴於切切惇惇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頑安足以闕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惇惇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匍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採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餘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襄方伯之職廢齊執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以失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王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溫旬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爲一世議後始定足下云蒙先世之列者謂之餘今

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正統之餘也今劉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宋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涼乞伏秦馮燕揚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閏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群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長官祕校足下

荅陳師仲司法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它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迫于今謂光盍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悻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

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况滿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曷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為秉筆者矢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為韓之所為是猶驅策驚馬曰必為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為之手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况為詩傳以叙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所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没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辜况先君子潛德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光再拜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樓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者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反悚反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開睢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康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八蜡不數昆虫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為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光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

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性情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為鎔冶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請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悃悃斯道也三廢久矣回相諛皆相警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一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啓五

荅孫察長官書待制

荅福昌張尉未書

與王樂道書

荅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荅范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與范景仁書

荅范景仁書

荅兩浙提舉趙宣德知書

荅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荅武功石令飛御啓

與劉道原書

荅孫察長官書之翰待制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

孫君足下蒙賜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

唐史記令光為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

令望加之光自幼稚至于成人得接侍周旋今日獲

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

不敢辭顧有必不敢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鄉日亦

不自揆妄為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

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為之

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求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

課其祖考之黃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

以為已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

孰大焉遂止不為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

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

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采或故舊不可悉數

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為尊伯父為之彼數十家者

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而為之也為人子孫者有

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辭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

十家之辭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

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唯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

既使人為銘納諸壙中又使它人為銘植之隄外壙

中者謂之誌隄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為陵谷有變

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爾其

辭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為之何

哉愚竊以為感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為之墓誌

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

矣它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

之銘植於隄外以為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

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為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

審足下以為何如光再拜

荅福昌張尉未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

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

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

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  
 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閉然篇見屈  
 平始為騷自賈誼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  
 踵而為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  
 於其外者獨柳子厚取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俸事  
 以叙懷假物以寓興高揚橫騫不可羈束若感韶護  
 武之不同音而為閎美靡營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  
 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  
 慕重非言可迫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今明  
 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  
 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  
 訐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  
 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遠為也不宜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  
 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  
 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  
 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  
 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  
 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况今樂道  
 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  
 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害而無益  
 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之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  
 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

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以藥強服之  
 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  
 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沉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  
 道適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  
 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  
 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  
 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風夜為樂道思  
 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効甚  
 遠在聰明詳擇之

荅新知汝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  
 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為日固久近  
 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  
 顏伏惟先相國閑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  
 於文光自為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况於今日  
 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  
 樞淵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  
 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  
 公廩校正先集欲刻板幕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  
 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以垂訪問苟淺學所  
 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  
 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比特磨礪編削之比耳豈足為  
 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  
 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收受而有殆無地以自

處所幸者得闕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以永其傳乃其志也不宜光拜拜

荅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光啓近於夢得趣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水登香茶樓望陞山起居甚適差尉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瘵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同補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取敗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敢盡其所聞可以養生及治樂者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屢既礪必使賤工從而糞澆之然後克成其粹美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情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

矣至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煖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蠹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它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而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也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當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徹篋簾士無故不徹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

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曾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使彼周黼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勞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觀聞矣蓋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光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

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決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黼漢削皆可銷矣景仁以為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在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勉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為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不宣光再拜景仁正議七兄左右

與范景仁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適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譬如萬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跛而及之邪舜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驅勉共學之耳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夫冬為酒所困發於耳發於牙是亦過中之所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它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

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耳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蕩無子遺有殷盈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鐘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末位者已中黃鐘則是太常鐘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融解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邪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之盡鄙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央也不宣光再拜

答景仁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龜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融解論其確光寡學於鐘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鄙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臆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

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湏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邪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將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之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憤憤充誠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鱉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嘘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己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未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

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曷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宜光再拜景仁七兄左右

荅兩浙提舉趙宣德岷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遠去盛世驚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為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曷獲接侍之父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謬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為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撰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為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辭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為之乎不敢為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它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方今群公文章高出於眾論議為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

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為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為而不為也慚悚恐悖言不能盡光頓首

荅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尔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譬如面墻亦不知其有內以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撲儒而已屢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悌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頭企踵瞻仰聲來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遠語之語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悌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顧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為之不枯足下始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公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荅武功石令飛卿啓

光啟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為明天子在土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



下期待之過而青望之重也捧讀戰慄流汗及踵光聞君子疑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拔美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為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先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為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負荷竊微祿以度身養族天子憐其無它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不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官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糾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鈞名邀利邪光曾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為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治之所為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驎之皮蒙鶩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幸甚甚

與劉道原書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曾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禮祥詆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眾人所作五代史不使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浙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苴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又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歷禮樂職官地理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書卷六

答范景仁書

答景仁書

韓東國書

東國書

答韓東國書

答東國第二書

三省咨目

密院咨目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與呂晦叔簡二

答彭叔朝議書

答范景仁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  
示論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  
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  
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益貿易之相資各得所  
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  
論又不信若墨翟守子何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  
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  
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肯伏其不勝  
然於景仁亦何所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  
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頗涼慎護自愛而已不宜光再

拜景仁七兄足下

答景仁書

光啓六月中於夢得處運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  
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許景仁  
雖怪之必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呈祐中論樂  
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欷歔肺腸以  
仰告亦止於陳言重復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  
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  
胡阮前非李照今復主之光皇祐中所上聞者正以  
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  
日所上聞者止為景仁以今之本府尺即黃帝時尺  
恐不然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  
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  
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  
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  
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  
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  
邪其餘則與景仁之意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為  
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邪景仁吹  
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  
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  
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  
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

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更以樂論相示光亦不敢對也不宜光再拜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怪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爾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宜維再拜君實資政閣下

秉國論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商為

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宮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與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九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為蔽塞為駁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韓秉國書

光啓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瑳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邪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

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沈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謹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何所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九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冥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熒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東國又引王輔嗣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眾本之所自出夫万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東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久而觀其所得失孰少孰多則東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秉國資政五兄左右

答秉國第二書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搜摭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中而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

猶力學五十有五幸乃能成其聖况它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窮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契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久必得之矣秉國亦常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二人雖老矣繼今而猶學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矣以多爲光再拜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催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育者什已七八若慮逐便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

立一州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後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求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常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與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偏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難既出指揮已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為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預為之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贖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禁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雜作孽盡散米糲粥徒聚為餓殍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預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一

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丁戶為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故接直至成熟日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也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撻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殉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露及此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廉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眾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廉前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頃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救其罪戾自全賁賜

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sub>清門</sub>行<sub>下</sub>開<sub>折</sub>則大是悠悠徒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給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如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熟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亦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秦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緊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和於得志以為南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漸渠自乞楊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苴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此小金帛過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樣子銀盜綠段如與人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

家命官宜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sub>証</sub><sub>及</sub>分<sub>辨</sub><sub>以</sub>辨<sub>辨</sub><sub>下</sub>辨<sub>辨</sub>也<sub>前</sub>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為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牧亦不可不一百早差官相度與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合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常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景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遍止有兩復吏云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上所<sub>躬</sub><sub>堯</sub>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早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論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子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祿與如此則彼此相弥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筭其多者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其事每與僚窠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幅雖日夕接武猶隔閭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况至交益支豈敢返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憤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植旃旃旂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為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又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諂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及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持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 處則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裝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始無所容光宗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道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迹前弊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為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

府辭不獲命龜勉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蔭菽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乂乃能不遠數千里教所以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街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實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譬如駑馬聞騶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躡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墨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大夫任為部刺史於朝政關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後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詳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不宜光再拜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序一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顏太初雜文序

名苑序

送李揆之推官序

諸兄子字序

送李子儀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馮亞詩集序

送孟翰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古文孝經指解序

王內翰贈商雒籠主簿詩後序

并州學規後序

送胡宇夫序

送通山郝令序

敘清河郡君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進士此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為比迨至敗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耀於物如謂天下莫已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同族甚悉余備知之其為人

剛不可拔柔不可犯和易以為樂節正以為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十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僣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為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余又與景微以舊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廡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疎矣今特泛舟南下拜親于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

顏太初雜文序

天下之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邪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邪又况點墨濡翰織製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詭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先不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誦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熱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

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恣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為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為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考無殿負例為令錄雖愚懦昏老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意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大吠所恠黎黎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弃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由是言之為益豈不厚哉

名苑序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

百姓無所措手足其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業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曾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聞而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為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為此態旁借曲取紆絆蔓說至有依聲襲論強為立理誠可閉笑者其眾此非宰我稟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去為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公革欲人知其源流寔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抗愷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正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送李接之推官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也近世多為之序序者其亦贈與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

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為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為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為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黜皆掃耒而胥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為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夫又詎知操夫者不為阿衡而胥靡者不為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繫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况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敏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諸兄子字序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為

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亢宗京大也孟子曰修其爵而人爵從之爾姑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解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况其適者乎良字希祖詩女母念爾祖律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為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衮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曰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為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齊字龔龔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亦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歟商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為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尚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若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為人後乎

送李子儀序

寶元中光從事在華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知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聞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縉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下日夕相從講道其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

亟見然慕重其為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効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合中都遊外方夫王巨用之則為璧為圭細用之則為環為玦王能明察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為王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陝郡司馬光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

不免於措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光辱與張君為同郡人習其為人固久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為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馮亞詩集序

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觀人文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陝人馮亞字希顏學詩於處士魏野偏得其道潘逍遠深重之未四十而終魏詩大行於時亞詩去魏不遠而所傳者鉅曲而已所以然者由魏之壽亞之夙歟家公知杭州亞子靈以其先人詩集請因杭工刻諸板而傳之余以為世俗不能識真貴於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之於家有同志者就而寫之則雖欲勿傳安得不傳若刻之於版有不知文者或敢譏評其臧否采心無當從而和之是隕夫子之盛名也不果刻序而歸之

送孟朝宰真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智而已矣故它可能也心智之散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為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表險道塗之遠邇邑落之疎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困倉之數皆能修列而詮次之凡人居官暮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

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散明而強識矣  
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今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  
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為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  
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為政者患  
於不知民之情偽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  
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  
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  
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  
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寅歲僕與仲習  
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  
遊睹其強識未肯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

### 送丁浦江序

始僕為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僇誦書  
屬文間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  
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為掾於潤州人稱曰丁君  
為治精敏蕭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  
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  
其此去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  
能禦也間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監衫守  
銓門求一官磧然久之乃得發之浦江同時輩流及  
後來者仕官率居其右矣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  
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浦江近是乎况浦江

齒尚壯志尚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  
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 古文孝經指解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  
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寔差孔氏之人  
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  
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  
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  
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  
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  
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  
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  
偽疑真是以歷載數百而孤學沉厥人無知者隋開  
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焯為之  
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多譏笑之者及  
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  
發鄭於是諸儒爭難遽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  
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  
竊疑其不然何則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  
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孫豈  
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迺出蓋始藏之時去聖  
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  
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令人皆知尚  
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臆之可哂而疑為

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偽之明驗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雖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索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智臆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王內翰贈商維龐主簿詩後序王詩云織女峯前貧主簿黃姑巖下舊詞臣久棲枳棘方思替護戴貂蟬不是真六里青山雲簇簇一條丹水石磷磷春來竟夢應相似

同是帝城東畔人

至道初今觀文殿大學士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諱為主簿商維王公時自中書舍人謫官商州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久官已通顯於朝又剛簡峭直固

不妄與人交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則令君為人可知已至和初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鄂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先君嘗有德於商維吏民至今思之其辭牒判署猶有寶蓄存者而兄今守商州為我刻王公之詩於商維以慰吏民之心光曰諾退而序其事并詩往刻焉

并州學規後序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為化原法為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大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為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寢久而寢忘之也適命刻著于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美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為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糧如陵生徒如雲猶為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年月日具官司馬光序

送胡字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亟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為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舜之業也晉陵胡字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

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字夫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先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廼能發明聖人之淵原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言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字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與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字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郝令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歎歎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為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為其親勾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謫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先母黨也先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之人仕以為親非為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糝廩食以飽妻子留而不能去得不為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馬光序

致清河郡君元豐六年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

瑞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悔葬涑水光登君性溫柔敦實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慢之色嬌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然而受之終不與之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辱接婦如下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妻寬而知其勞苦無妬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叱其類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厠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戚出於惻但非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室聲譽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以期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為學官箚中衣無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余無續絮客至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復復有余賢其言為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墓其文以遺人余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叙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六十四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五

序二

送李公明序

投壺新格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洛陽耆英會序

序賻禮

河南志序

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百官表總序

故樞密直學士薛公暉詩集序

趙朝議軻琦文集序

送李公明序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  
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  
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慎公方進  
退以禮不可與它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  
又特置餼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  
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  
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為詩凡  
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  
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疎當是時宣帝不過  
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

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  
有也公明少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迨今老而去  
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守而性皆孝  
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疎所不能備也然則公  
明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  
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請曰兄弟雖  
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留邪公明曰  
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  
待不在朝謁興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  
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  
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為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  
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  
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  
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表弟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凍水司馬光序

投壺新格序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  
從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  
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  
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  
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  
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平體正端壹審  
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



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  
 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者焉得十失二成功盡弃  
 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  
 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  
 不及所以為中也中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  
 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  
 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  
 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  
 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  
 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  
 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  
 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  
 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始始豈非為國之道  
 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  
 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為之也俯身引臂  
 技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  
 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  
 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  
 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遜  
 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髣髴也世傳投壺  
 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壺之類耳非  
 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  
 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幸者無所措其手焉  
 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

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  
 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  
 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旨  
 意焉

有初箭十算

初者始也箭十者十算也

全壺無算

全壺者壺中全也無算者不計其數也

有終十五算

有終者有始也十五算者十五算也

散箭一算

散箭者散也一算者一算也

賈耳十算

賈耳者賈也十算者十算也

驍箭十算

驍箭者驍也十算者十算也

敗壺不問

敗壺者敗也壺不問者不問也

橫耳

橫耳者橫也耳者耳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狼首

狼首者狼也首者首也

龍尾

龍尾者龍也尾者尾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龍尾

龍尾者龍也尾者尾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龍尾

龍尾者龍也尾者尾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龍尾

龍尾者龍也尾者尾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龍尾

龍尾者龍也尾者尾也

倚竿

倚竿者倚也竿者竿也

自故於連中全盡皆得通數若為後前所擊又  
盛虛若耳中者復計其罪墜地者與不中  
同

倒中舊百二倒耳不門善壺中之筭盡廢之

鍾十論及覆惡之大睹亦順為上賞  
呂獻可章奏集序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  
必為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  
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  
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  
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  
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  
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為臺諫官前後  
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  
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  
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疆弱  
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  
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  
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  
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  
可平生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由庚  
等搜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  
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  
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終始無缺而官止於  
諫議大夫年止於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

將相壽及胡者從愚者視之則可為憤邑從賢者視  
之以此况彼所得所失孰為多少邪後之人得是書  
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効其一二期為偉人矣  
熙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司馬光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為貢院厲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  
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  
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  
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  
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  
八矣光以是莫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  
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  
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王簿和川令陸介夫為廣  
西帥奏掌機宜前出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  
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  
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  
外間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  
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證據可考  
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備觀前世  
行事得失以為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  
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况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  
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開國家之興衰繫  
眾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  
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

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知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慨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肩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期痛甚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肩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爲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愴怛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

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曰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矜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蒞諂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振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百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之固辭強與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齊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讀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

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正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義仲為書屬光使撰埋錄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尤不為人誤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湊字凝之進士及第為領上今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洛陽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與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

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闢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初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矣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宜微王公方留守比都開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伏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  
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書字  
景元年七十

序贈禮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  
從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  
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喪  
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實各具酒肉聚於  
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  
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惟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  
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  
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  
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  
者輒攜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  
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  
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  
周文聚者其兄嗜酒仰文聚為生兄或時酗毆文聚  
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聚怒曰吾兄未嘗飲我汝何  
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  
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  
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

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  
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  
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  
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  
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它人助之珠玉曰  
含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服曰送今物雖薄欲人之  
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  
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  
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  
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  
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是若兄弟及周文聚  
蘇慶文臺亨所為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  
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更序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士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  
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理亦其道  
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近故龍圖閣  
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志凡其  
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  
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  
秀守今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  
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繁然如指諸掌其博物之書也  
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万卷次道自毀齒  
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

洽當時罕倫又開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  
又善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  
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  
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  
多也次道既沒太尉路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  
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  
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  
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  
得之如遊處已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  
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為之序光於  
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時元豐六年二月戊  
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序

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清風集叙言之精矣公  
性喜詩筆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  
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  
其高深閑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  
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為諫  
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  
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  
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焉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  
文為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  
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為十卷命曰清風集略  
刻板摹之命光繼叙其事嗚呼公之善在人者旁施

四海後垂無窮如詩乃公之餘事耳懲賢猶務其傳  
勤勤恐不逮况其大者乎公之積慶宜有繼哉時年  
月日門人涑水司馬光敘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  
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  
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  
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  
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  
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  
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  
故必折軼執俸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  
以為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婚於衆始有汎階  
自是品秩浸訛朱紫日繁宋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  
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 不足以  
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  
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  
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  
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縱易一醉其濫如此  
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  
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絝公衮者矣流及  
五代等襲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  
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為甚大宋受命承其

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墮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  
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  
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  
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目檢校官散官階勳爵  
邑徒爲煩丈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群倫緝熙  
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  
同實具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  
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  
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  
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故樞密直學士薛公詩日詩集序

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之美者無如  
文文之精者無如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觀其詩  
其入之心可見矣今之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  
貌也豈若詩之見其中心哉故樞密直學士贈太尉  
薛公以文學政事顯於真宗仁宗之際其所施設見  
於國史及宋宣獻公所爲神道碑此不詳書公既薨  
五十餘年少子中散大夫致仕某集公詩二百二章  
以授光俾之撰序且爲之名昔先人爲縣尉公爲縣  
運使知待甚厚薦之於朝光雖不肖其敢忘諸是以  
雖不文不敢辭謹按薛氏自姚秦以來世有偉人位  
公獨將相行能功業光昭簡冊號稱甲族迄于今不  
衰豈非河汾勝氣獨鍾於一門乎然而枝葉因遊官  
多散之四方惟公一族留不去猶居河東請名之日

河汾集庶子子孫孫繼公之志常保守奉事則而蒙  
之以傳慶於無窮也元豐八年三月丁未涑水司馬  
光序

趙朝議兩宇文藁序

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之美者爲文文之美者爲詩  
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于表玉蘊石  
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揜之  
不可得已朝議大夫致仕趙君南正善屬文尤嗜爲  
詩自初仕至歸者聚其藁凡十四編一旦走僕員之  
以書屬光爲之序光實何人克膺茲任然嘗聞同僚  
楚正叔之言曰子與南正同登進士第又同居潁陽  
熟其爲人其清白耿介它人殆難能也今閱其文藁  
味其言求其志乃知正叔信不我欺而南正所守良  
可尚也噫世人有得南正文藁而觀之雖未之識如  
自少至老日與之遊矣元豐七年三月十一日丁未  
涑水司馬光序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五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記一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聞喜縣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題絳州鼓堆祠記

諫院題名記

先公遺文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記曆年圖後

陳氏四令祠堂記

獨樂園記

疇瞻堂記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堂庠狹不足以庠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詒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為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讓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

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壁處斤夏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滄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不免弃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詭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一節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為益也豈其細哉

聞喜縣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艸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憚艸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



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很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扑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行而又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闕大顯融以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為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扑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為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出固憎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墮頽垣墉圯鼓柝樹荒楸碑石斷仆况於鄉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歎曰嗚呼為川者知防而不知藩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

能得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弊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臯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歛材聚工葺屋之墜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樞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味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諭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隸邑及於鄉鄰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為益大也夫道之汗隆豈有常邪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為而今不可為邪隸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已偽薄故不可教是警惑之言不足替也於廟之成馬

君謂光旁縣之人也宜為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時某年月日也

題絳州鼓堆祠記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達達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据然今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白馬首其東長陵纏屬相傳以為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數十環之甯沸雜發匯于其南溶為深淵中多魚鼈鱗鱗水極清潔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霖雨不溢其南醜為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漑萬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穉肥茂蘇甘異它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為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為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孺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悠流俗之訛不可以莫之正也於是題云

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先公遺文記

王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為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為一摺真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祗保之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為翰林侍讀學士仁宗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嘗與之遊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為博學字命使者即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方嚮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環觀愧羨莫敢望云公沒既十有六年公之子子璉字村之將摹著其書于石謂光曰必為之記光曰昔公知滑州光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查數

十百過其簡編弊矣然每發之必有新獲之意焉噫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為參聞之友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賞公以萬金於今何有固不若垂一言之褒其為子孫榮世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千數獨稱顏淵為好學今村之所為欲以彰先皇帝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之美孝也惟忠與孝材之兩有焉光也雖無文又焉敢辭時

某年月司馬光記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為五圖每圖為五重每重為六十行每行記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為主而以朱書它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餘年命曰曆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它人也不意趙君乃摹刻於版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為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竊其卷秩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陳氏四令祠堂記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諱有三子長曰某國文忠公諱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次曰鄭國文惠公諱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師致仕幼曰某國康肅公諱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始秦公為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為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群士之首遂接踵為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禁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為京西轉運使主客君之子某復為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為多素公充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于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手至于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邪乃於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屬光為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之美不敢為虞部曰不然某之建是祠堂非敢自矜奕世之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

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熙寧七年五月辛酉涑水司馬光記

獨樂園記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鵠鵝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適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適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關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若玉球圍三丈攬結其杪如漁人之慮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艸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甚局徑一丈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采藥園園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

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編屋其上以望萬安輟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迺適叟平日多願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掣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各適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適叟謝曰吏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時瞻堂記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燕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觀于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勵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丞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時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繕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時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徽與其鄉里士民之眾以書抵光曰公再

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  
爲多今吾人日洒掃茲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固不  
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于石以傳告無  
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頃一  
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况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  
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  
搢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踵接踵接諸君不往求之  
顧惟不肖之末能無慙乎願置我而更請於它衆皆  
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  
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  
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  
言矣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  
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  
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  
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  
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  
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  
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  
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  
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  
域彼皆才有所不贖故用有不周能兼之者在公  
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  
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

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  
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筭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  
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  
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  
若王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  
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惟  
禹稷與皋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  
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  
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  
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  
書此爲之記時六年八月某日也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六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記二傳附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范景仁傳

園人傳

張行婆傳

猫羅傳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儉戩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閔其勞忘己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堦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意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

知之乎公為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濟大難使中外之人誦賢婚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態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記將刻于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凍水司馬光記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教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真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真上列以吳

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眾景仁獨不然左  
右與並立者屢極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  
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眾皆服其  
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  
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  
勞厚召置園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  
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  
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  
雌霓連蜺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  
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  
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積鬱而景仁處之晏然  
不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  
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  
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讓為激訐以采名或緣  
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  
開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為相  
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  
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匿  
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  
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  
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疑之仁宗即位三十  
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  
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  
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願惟

挾撻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  
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  
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  
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  
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  
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  
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  
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  
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  
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  
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  
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  
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服栗尋除兼侍  
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  
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茲言已入  
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  
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  
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今日不難於今  
日乎謂今日茲言已入不可再他日可再乎凡見上  
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  
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  
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迂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

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漢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矍嗚呼鼻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

涕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馬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走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鬚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時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園人傳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園人叩門而告曰目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園師眾駟疾之調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賞侯



金臣請代之侯逐圍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圍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曰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圍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勞其怠恩渥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圍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某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僥倖何憂哉汧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淮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僮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為民僮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

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全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歸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歐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弃家處其中不復為爾母矣里人間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時皆備每戒其子母得至寺曰寺有眾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全士則之姝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淮之泗省全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旁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愛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搨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

其所為而異之因論之曰姬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柄柄汲汲周遊四方何為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忤乎婦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列女何以尚之惜乎為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貓鱸傳

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貓曰鱸每與眾貓食常退處千後俟眾貓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者又退避之他猶生子多者鱸輒分置其柄與己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己子有頑貓不知其德於己乃食鱸之子鱸亦不與校家人以白澤圖云畜自食其子不祥見鱸在旁以為共食之痛奮而斥之以畀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竇中近旬日餓且死家人怜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穉貓輒令鱸母之嘗為它貓子搏犬噬之幾死人救獲免後老且病不復執鼠於家為長物余不忍棄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篋中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昔韓文公作猶乳說以為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及余家有鱸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詔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冒爭奪病

人以利己者聞鱸所為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貓曰山賓生數月遇鼯得巨鼠方食之前與鼯鬪走奪鼠以歸後因汗余書余以畀都監常鼎始繫之趾擲高數尺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廡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鼎命婢宇繫之山賓既識路即時歸繩約備身鼎責群婢曰汝曹雖為人曾不及彼貓一心於其主余以既畀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不復歸不知其為死為生也山賓非鱸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錄之附于鱸傳之末

溫國文正文集卷六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銘箴頌原說述

銘

鐵界方銘

劍銘并序

槃水銘

四言銘

箴

勇箴

逸箴

友箴

頌

顏樂亭頌

原

原命

說

說玄

述

述國語

四言銘系述

銘

鐵界方銘

質重精剛端平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濕不渝  
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劬

劍銘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劍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  
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劍道不在焉雖劍不  
去體不能救其死是故苟得其道則劍可也亡可也  
作劍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慮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橫  
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  
怙力棄常疋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  
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欽蕭蕭七星炤曜  
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敬  
小敬必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

聰明勇健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  
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修己箴三首

勇箴

何為而正致誠則正何為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  
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臺德墮於情名立於勞宴安之娛  
窮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受非時  
沒世無稱君子取之昔在周公作為無逸大聖猶然

况非其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顏樂亭頌耕字調翰直字李清七世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壘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為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玄為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犬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字

原命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

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

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襄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余朱氏滅而不知滅尔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况下此者哉夫天道冥冥恍惚若有若云雖以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說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轡說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借号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西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必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

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闢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幾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云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既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掉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岐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末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推論語作玄所以准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

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遠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國語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通也先君以爲丘明將傳春秋乃先求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求集列國因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道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薄厚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爲邪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之言而簡棄此書故述其所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

迂叟爲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爲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勤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己之所爲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

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為正正曲為直適宜為中交泰為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為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聳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捨是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贈諭訓樂詞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

諭

諭若訥

訓

訓儉示康

樂詞

樞密院開啓聖節道場排當散念作語

御筵送李宣徽口號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書心經後贈紹鑒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服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楊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楊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

事然曾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  
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有一袂  
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  
而止崇德僧紹鑒既為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  
曰吾棄家為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  
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  
徒皆上之以為宜待次補鑒不聽既解去明日右錄  
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為之  
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  
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殘缺余賢鑒能以所重易  
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  
之元豐五年十二月甲寅涑水迂叟書

諭若訥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  
宗皇帝時若訥得召對化成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  
三篇上甚喜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若訥辭曰臣  
所為不遠千里求見明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  
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  
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飛白安淨二字以賜若訥然  
後手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  
乘之主召入禁中面訪所學授以二字蓋師號之類  
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承帝筆如若  
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志先帝不賞之恩思  
有以報之曷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為一藏

命曰報恩經藏編請朝廷輔佐之臣譔文書石琢而  
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于石以傳于後子為我序  
其事而記之光謝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  
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由且文辭鄙陋何敢輒寓  
名諸公之末自陋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  
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  
今故復來非有它求欲得記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  
廷貴人及四方之士能文者甚眾欲為斯記者亦不  
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深乎光  
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  
敢無辭以為復抑仁宗皇帝既嘉上人不受命服賜  
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蓋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  
亦嘗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既曰安矣則於  
物宜無求既曰淨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磐  
石雖加減萬鈞不為之低昂淨如清水有一毫入之  
則累矣上人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  
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為哉  
况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  
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  
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  
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  
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

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辨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篋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駱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視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曾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有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王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

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鬻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心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饜簋朱紘山荼藻梳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專術靈公史嚚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三何曾曰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俊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樞密院三月十三日於大相國寺開啓  
 聖節道場錫慶院排當第一盞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應於玉運妙花雨地輔臣祇奉於  
 仁祠馭不垢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筭仍修高會共洽  
 多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第二盞散念  
 蔓龍滿坐集綏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香何處



在只應近與醉鄉憐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宗丘儲粹大賢名世以  
擬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  
太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群  
生於富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鱉  
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莞樞機而  
均四時撫輯鈐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微福於  
香城大啓梵筵同祈春筭玉毫珠鬘既瞻仰於慈雲  
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有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  
醴於惠風喜色饒於淑氣其謬參樂吏獲對台廷不  
揆蕪才敢獻口號

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旻款仁祠異花散漫承嚴  
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紋相鮮金錯落佩鏤交映王  
蘇麤阜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卮

句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  
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闕天子垂衣御  
北門幕府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  
大漠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

不聞善是服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兼人  
雄規絕眾元戎十乘董銳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  
王而出餞榮生道路咸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  
輪於清德某叩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  
號

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王饌芳菲羅百  
品纖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闕長楊苑騎吹先臨細  
柳管雨露醴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仙才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  
惟開府太師才為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強仕之時已  
登廊廟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贊熙洽於三朝保  
康寧於八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  
乘小車尚腰相印何曾則始為太宰石鑿則甫拜司  
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  
越前脩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宮闈遇唐虞之無  
事喜稷高之得朋大啓華筵益祈遐筭提舉端明惜  
盛事之難值慕賢者之所為親選相車就宴甲第疏  
斟芳醕仰祝椿齡仙才不揆荒蕪敢獻口號

元勳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開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  
志播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脣行關九  
秩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溫國文正文集第六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

論一

十哲論

龔君實論

邢吉論

賈生論

四豪論

廉蔭論

才德論

知人論

十哲論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子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為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

子為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既邪

龔君實論

王莽慕龍君實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之辨者也可不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殆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濟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弃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鞭何以異於犬羊之鞭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說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賢能故君實遭遇無道又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邢吉論

邢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

乃幸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珣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邠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 賈生論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雋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

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諸侯太彊也以為指大於股腫大於腰父而不制必為國害夫為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晁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實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蠶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言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者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者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登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為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悼本末之絀繆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踈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虛器操刑法為利柄翦周禮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諱晦可觀而不得蒞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 四豪論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偏諸侯陪目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煩費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維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繫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目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目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為誅首孟嘗君養亡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偷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位迹其行事皆為身耳非能為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秦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借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偽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為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于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巨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誦而不耻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庸庸

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誦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揣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逆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游俠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為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為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疆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為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為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廉蔭論

世稱蔭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疆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尤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

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意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趙國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愛敵守之王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瀾水之會秦王謂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至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幽大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奔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取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取以欺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焯燁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庶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蘭優於廉非通論也

才德論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

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弃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鐘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王不可以為鐘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鄴舒有三傅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伐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以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取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什項而卒蕪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

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漑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既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茂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辯牢籩之等詳邊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邪正協律呂之音肆級非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強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濇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祿祥相吉凶眎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燕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群吏正群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文王周做蕪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言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呂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其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馳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如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堯典山澤不如益典

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  
 其人而在使之者舜也譬若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  
 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  
 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景公兄弟爭國  
 暴於豸狼閨門不治基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  
 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禮  
 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  
 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  
 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揚情之賢悉以國  
 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情於下凡此皆昏  
 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  
 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  
 御六驥逢蒙之關繫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  
 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  
 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  
 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  
 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  
 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  
 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  
 俊明有家日嚴抵肅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  
 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

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  
 而已矣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論二

功名論

機權論

朋黨論

三勤論

管仲小器論

荀息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中和論

功名論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未功業之

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竈公見郭氏之虛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阮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榮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駕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



聞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  
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  
方書輒擊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  
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  
其才在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  
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  
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  
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  
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  
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  
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  
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  
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  
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  
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  
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  
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  
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  
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  
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  
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  
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

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怨政治  
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  
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  
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  
專信之衆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  
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雖然若膠  
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  
心而施其才不憂恐賊之口不懼精嫌之迹人主端  
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  
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  
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  
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繯縱置以  
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  
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况其  
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  
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  
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解灌之  
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  
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  
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  
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  
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

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求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來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曩使四君知之不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醜於齊庭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曠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禮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刑縫賓胥無善純緣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美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誓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速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牙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

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為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較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舍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乃欲弃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為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詩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為王桎象箸而箕子伴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桎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大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而有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論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禍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九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官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

借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發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斷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前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以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為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管子相宮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浸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誦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史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商既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謀權輕重之審諦也大誥曰肆子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為已也幽風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日子羽譙譙子尾脩脩言勤瘁也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唯音嘒嘒言三監背誕王室帖旋

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肯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味鏹錄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蒂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為壞唐者非巢溫與閻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閻豎閻豎之橫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者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讒堯相薦於朝舜目堯既流共工又放讒堯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骨權相戚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為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為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三勤論

楊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材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數人不足於晝然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為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它奚足事哉

管仲小器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主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尊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識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紱而鐘虡反比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指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

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嫡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致知在格物論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夫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况於學者且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外之秩錙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也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善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漉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

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斝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况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賢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太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味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尋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

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焉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

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  
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  
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親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  
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中和論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  
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  
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  
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  
以中為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  
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為中發之為和故曰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  
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  
政者正其不能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  
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用也豈惟人哉天地之  
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  
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  
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

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  
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  
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樂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  
己復禮為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  
得禮斯得仁矣孔子問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  
至於氣志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  
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鍾鼓  
為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子  
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  
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  
也外顧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  
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斂以取禍中庸曰有  
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  
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  
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  
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  
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

其內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慚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于淵美歟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筆往來不礙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算述聖賢之言非取諸匱腹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議辨策問

不以卑臨尊議

情辨

善惡混辨

賢良策之即與論吟余為

策問五道

策問十首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海三解三胡前

結不疑以故賦輪環吸續三解三胡前

緒難曉好趣難比喻略紫不帳也清胡前

試清日等

不以卑臨尊議

大傳以為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躋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子以子雖為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為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篡絕前逆登陸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探於聖人之百夫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褒既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密之倫尚為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統終已無窮宜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大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  
 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  
 迹肇於大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終於武王武王既  
 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由興積功開業之艱難是故  
 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己功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  
 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敏以卑臨尊其為失也大  
 矣且夫以大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  
 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  
 謙畏天命不輯大勳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用  
 既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  
 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勲謂天祿由  
 己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  
 而已况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秦誓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  
 與

情辨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既而自諭曰  
 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  
 情也死生有時長短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  
 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  
 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為知言光辨之  
 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  
 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寢衰者亦道當然也

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  
 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  
 除之若此者非它皆順人情而為之也夫情者水也  
 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蕩滴  
 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走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  
 御之然後洋洋焉汪夫海駸駸焉就夫道由是觀之  
 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善惡混辨

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  
 人性惡其善者聖人之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  
 大體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  
 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  
 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  
 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  
 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  
 從而云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  
 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  
 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  
 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  
 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  
 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  
 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梁  
 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



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恃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藜藿之生於田而不知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謂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賢良策 御 興 綜 吟 餘 為

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麗為方正邪蓋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至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意而不愧乎其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寔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密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諱畔漁者諱澤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以矣而退讓之風未甚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稍仁廢誼而為之而不取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

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為罰倒直為曲冤痛失職呼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二者豈世俗澆譎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發明也憂者雖衆而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焉毋俾後害以枉執事苟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策問五道

第一道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皙間居縱言各陳其志趙文子觀於九原以為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為人夫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途愛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往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為不知已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第二道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乂四岳薦繇

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則知縣之不可用亦明矣四  
 岳復薦曰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  
 然後黜之而興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舉事興為  
 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  
 人任事九年蒸民仇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  
 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  
 辨焉

第三道

問晉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三虞萬國當是之  
 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荆蠻北不  
 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  
 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歲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  
 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  
 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曠衣服不麗飲食  
 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虜發輸滯積以餽一隅乃  
 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  
 路何曩者用民之後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  
 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  
 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  
 為而得國用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  
 其利宜博幸無讓焉

第四道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棠棠者華刺幽王棄賢者  
 之類絕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

罪則曰官人以世言春秋者公羊氏亦云識世御詩  
 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  
 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奧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  
 以辨之而毋謬

第五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  
 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  
 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  
 代之王視斗招搖建寅建丑建子以為正月仰應三  
 光俯順三統摠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至於唐  
 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為異見孔安國以為建寅為  
 正得天之叙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  
 鼎新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  
 無異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舊緯  
 以為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  
 商周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  
 得謂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為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  
 節國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  
 得失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

策問十道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質服  
 百吏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成風雨和順者宰相之  
 任也其功列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  
 絕先聖之世也而班固漢書承漢興以來有金革之

勤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為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家僥倖獲封者為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降由丞相得侯者及高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根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發理陰陽之重而居賈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徒搢之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之道正直無隱豈司人顏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為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弃代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尚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句龍邪湯不祀禹以為社而云後世無及句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規為必不妄也子大夫其證明之

問世之為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為之頌自孔子刪詩而有若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迹之或遺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為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為舛駁非若它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濟其澗而徒披猖橫騫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去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鸛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為先王謂大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為大王王季也且如大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為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風又文王之道被于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之風復何為繫之周公召公皆春昧所不識也二三君子輿博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說何也

問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先王所以治群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云如是然則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春秋始隱之說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

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挈來名而儀父字其說何也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自  
其目試上為范景仁後送綱之暇日禁中以節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丈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替天若蓋言

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

三代嗣王未有不尊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詩曰先王有訓蓋言與衆同有雖有與不行為無不咸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開薄食震搖

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始於此而彈改為可與樂意者

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二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三

史贊評議

河間獻王贊

范睢評

秦阮趙軍

項羽誅韓生

賈高

庾太子敗

立鈞弋子為太子

趙廣漢誅

魏孝武帝西遷

應侯罷武安君兵

馮道為四代相

漢高祖斬丁公

甘羅

張湯有後

高順

賈捐之

魏孝武初立

京房對漢元帝

請張中丞傳

東鄰生

子噲

疑孟

伯夷盜柳下惠不恭

陳仲子避兄離母

孟子將朝王至孟子謂蚺龜云云

沈同問伐燕

公孫曰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云云猶人之性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云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

所去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

如之何

河間獻王贊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論散夫弃置不省  
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  
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雜滅先聖之道譬  
絕迹盡然後燕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局  
巖縞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  
律尚存夕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  
王之道發燄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  
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

尚則衰姦聚猾借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  
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  
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  
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意微獻王則六藝其遂瞠乎故其功烈至今賴  
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  
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辨之書而樂正道知  
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  
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  
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  
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  
施其志必無神僊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  
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壽義治風移俗變煥  
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寶不  
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范睢評

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

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為秦忠謀

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

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

遷母逐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

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阮趙軍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

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  
焉歎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  
不仁莫大焉欺興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  
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  
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  
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為墟究其禍本非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奔關中之險故失天下  
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  
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如  
何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  
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  
置其臣其受封者爭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  
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  
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賈高

高祖以驕失臣賈高以很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  
耶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殺君  
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  
今趙國社稷蕪沒宗廟丘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  
得者少所失者多樂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戾太子敗

鈞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為神靈命其門  
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

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家嗣卒成巫蠱之既  
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既亂及此  
可不慎哉

立鈞弋子為太子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遵長  
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  
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機祿之子置之萬民之  
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趙廣漢誅

廣漢之為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讓賢議能  
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况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  
以為孝宣魏相之累矣

魏孝武帝西遷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  
欲興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  
嗚呼為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乱保安於未危兢兢業  
業日慎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既亂且危  
然後圖之其可及乎

應侯罷武安君兵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為喪以成為敗保身固寵  
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付人而立已國家喪敗不與  
其憂世之患此亦已矣矣

馮道為四代相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

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若以及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求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漢高祖斬丁公評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二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莫大焉姦而為惠勿報可也若將報之其望必大為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昔施何以使人天下既定姦不好止盡節者賞二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矣

甘羅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它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張湯有後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積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

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善有惠於晉晉人思之賢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而族遂亡然則驕之所以存善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廢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宋均不能免其罪管蔡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高順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魏祖親為反間順盡力於布与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故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二漢氏平一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惟帝室耳順於呂布雖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強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輕舉以存易亡豫徐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穢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耶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觀智優劣見焉

賈捐之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魏孝武初立

甚矣高歡之無道其視君不如弈棋廢而置之在  
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京房對漢元帝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剋喪漢室而昏蠢孝  
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  
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去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去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鑒乎

讀張中丞傳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  
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矯勇非才也驅市井數  
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  
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目之大  
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  
邑之衆斬首捕勇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  
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  
功矣嗚呼以心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  
於流俗之毀况其暖曖者邪

其小鄭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表三雋為其亡田橫殺鄭生驕  
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既遣鄭生下齊而不上韓信  
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群臣孰敢  
為之使諸侯孰敢為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

多哉

子喻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適以其能重天下也  
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  
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  
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  
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  
之實誅於奸言以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孟  
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  
知之邪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  
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  
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  
友不友乎陽虎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非不立於  
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汗君乎為委吏  
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  
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厄  
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以不能言豈非自由由之  
借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  
遊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廬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至孟子謂蟪蛄云云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躓如也過虛位且不敬不恭况召之有不住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執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誓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蟪蛄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何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且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公孫田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乎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習吏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告子曰生之謂性云云鶴人之性乎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王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王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知孟子曰有貴戚之鄉有異姓之鄉云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鄉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與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鄉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忘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

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昔伊

尹去易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父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

則如之何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絜又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

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子舜是君臣相與為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傳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三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四

史刻

史刻序

虞舜

又

夏禹

夏桀

周文王

由余

蕭何營未央宮

孔子

又

季布

近書序

釋近

辨庸

士則

言戒

置齒

薑祝

飯車

拾樵

知非

天人



無怪  
理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回心  
無益  
學要  
治心  
文害  
道大  
母我  
道同  
絕四論  
求用  
負恩  
羨厭  
釋老  
鑿龍門辨  
無為贊貽邢和  
聖窮  
諱有  
斥莊  
辨揚

無黨

兼容

指過

難能

三欺

官失

天人

史刺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刺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為士大夫所信者

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它人井刻曰頑罵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得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又

舜南巡守，朋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劉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外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和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而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為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啟。啟遂即天子位。刻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未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啟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啟而歸焉，是飾偽也。益知啟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啟以違父之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偽竊任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

臺使至此

刻曰：是言也，存為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諸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土土西伯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刻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木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為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為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近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怨，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為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刻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捨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為善如此，而穆公以為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

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誅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說論

刻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恐得為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糜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為此言乎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云云

刻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魯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兵伐季扎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又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刻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

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為上客厚遣之刻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為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己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者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衰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為賢大夫

迂書

迂書序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而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也子知運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薪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為

捕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極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速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闕大而不狹也其志遠奧而不能過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歸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過志以取合痺言以趨功難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耀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悟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商而之比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以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也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同其分不敢失墮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夫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

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儂然而白首哉猶貳負之臣徑桎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其後世豈獨觀觀然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偕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誅四類淵筮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等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言戒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鐘匱鉦鈴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祗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鑿齒

迂夫病屢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  
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未  
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  
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  
迂叟曰諾於是齒與蟲燔然而寐一夕而愈

蠶祝

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蠶蟄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  
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蠶為慘烈以  
為凡蠶而祝之曰是惡能苦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  
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懷蠶之毒如是  
其速也祝師曰蠶不汝毒也汝自石之余不汝懷也  
汝自懷之夫召與懷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目為  
之也於是迂夫歎曰嘻利害愛樂之毒人也豈直蠶  
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懷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蹠者指謂其徒曰是車  
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車已覆其  
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而  
道薄而蹠獨不濡入狹而高是眾人之所趨也而車  
不量其力固狹極高以留不去以妨眾人之欲進者  
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真飯車之足云

拾糞

迂夫見童子拾糞於道約曰見糞先呼者得之後毋  
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驩也驕然

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眾童爭之遂相撻擊有傷  
者迂夫揚然亟歸而嘆曰噫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  
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一旦  
有先呼而鬪者能無傷乎

知非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  
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  
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  
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  
窮其高遠者哉

天人

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新耘歛藏人力  
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  
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  
語以欺人使人跋縣而不可及憤替而不能知則盡  
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  
遇命也

事親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敢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入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駢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

迂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以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

迂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治心

迂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

迂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母我

孔子曰躬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爲比干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人者皆仁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著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繁諸孔子其隘甚矣

道同

迂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襄二伯之職廢齊魯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爾譬諸水爲賦爲繪爲谷爲谿爲川爲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賦繪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絕四論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母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

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  
 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  
 原惡矣自而至哉或曰母意於慈既聞矣敢問聖人  
 亦母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  
 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  
 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  
 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  
 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爾  
 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燃鼓之則熾既而  
 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  
 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  
 豈若死灰哉死灰則不復然矣奚所用哉或曰母固  
 母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  
 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  
 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無我曰有  
 意有必有固則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  
 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  
 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  
 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為上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  
 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  
 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  
 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

也為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羨厭

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  
 已得則厭厭而求新與為惡無不至矣

釋老

或問釋老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  
 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為善  
 無為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  
 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為取其因在治則  
 一日萬幾有為矣

鑿龍門辨

或問禹鑿龍門關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  
 為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不流禹始鑿而關  
 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為贊貶刑和叔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  
 不然作無為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  
 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聖第

聖人專以利人為心於術無不知也穀而可辟則不  
 教人耒耜矣死而可違則不教人棺槨矣失豈非天

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違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替不愠矣  
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污不怍矣

斥荏

或曰莊子之丈人不能為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為道  
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  
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智井而繆綺績不可履也烏  
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  
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  
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蠟之變白黑者也  
而子獨悅之乎

辨揚

或曰楊子之語也以王莽為可以繼周公軼阿衡迂  
夫曰得已哉楊子之為書也品藻當世蜀莊子真仲  
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况於伊周敢遺諸平何  
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况伊周則與之况黃  
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  
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損荏而引揚或者為黨乎曰無黨也使莊  
為揚言斯與之矣揚為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沓潛之

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水  
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指其過而告之則善何如迂夫曰君  
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  
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  
終日所為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為難能迂夫曰舜自脩於賦畝  
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賦畝之中而堯知  
之此堯之難也

三數

迂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弊  
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  
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  
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  
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  
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刺  
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迂叟曰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

能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四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五

碑誌一

廬州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王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右驛驥副使蘇君墓碣

府州軍事判官杜君墓誌銘

石昌言哀辭

渠州鄰水縣令吳君墓誌銘

進士吳君墓誌銘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宋故廬州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有子曰某前公若干年卒殯楚州後若干年與公皆葬裏城時皇祐五年閏月甲申也其弟大理寺丞某以治行來求銘此獲事侍讀公為日久又與君之兄弟遊今也不敢以愚陋辭而不為姑譏次其所聞納諸墳云君字仲情其世家鄉黨見於侍讀公之碑君性嗜學年十五志節已激傲出人有從母娉君將從其女於保德軍子幼不能自致君嘗曰人母子單弱如此於以涉遠我獨何以坐視之邪即白父母請送之父母疑其尚少然聞其言其說即遣之君冒盛寒往返數千里曾不為勞人皆嘆其仁而有立以蔭補太廟齋郎及長調縉雲尉治

有聲迹縣有淫祀曰五通人嚴事之歲旱君遍禱群祀不及五通吏民以為請君不得已強往禱且卜之巫曰不吉必無雨比歸雨大至君笑曰果然雨不雨非妖鬼事也而敢屢為變惟以驚愚民是不可不除即部吏卒焚滅其祠梓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官滿歸道病或請留傳舍俟愈而行君曰吾官遠方不獲侍親之左右四年于此矣今幸歸至舍見吾親而死吾目瞑矣又何可留趣舟而行及楚州卒年二十八娶袁氏故諫議大夫煒之孫生二男細試將作監主簿繼太常寺太祝二女其幼者早夭初侍讀公有五子光如其三人焉而不及識君三人者皆甚才然猶自謂不如也侍讀公沒兄弟寓居汝穎間食口衆無田宅以自給咸泣曰縉雲在吾屬豈憂此乎言其知力足賴而不遺其親也嗚呼使顯於朝而老所施設豈若是而已哉銘曰苑彼嘉木煒煒其華實而未頽孰披之柯人之明果胡壽不遐思而悲者豈伊其

家

故玉城縣君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楊氏故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韓公之配也公之世系事業龍圖閣直學士郭公誌之矣夫人之先在唐為盛族居靖恭坊五代之亂衣冠之緒零落殆盡唯靖恭楊氏徙家于吳世有顯人迄于今不絕考諱蛻仕至尚書司封郎中精於吏治所至著聲迹始韓公娶夫人之姊生男鑑鐸及二女不幸早世公

曰楊氏名族吾既謀於宗而卜於廟矣不可易也迺復請昏于夫人夫人年若干歸韓氏生男鎮鉞初封真定後更封玉城縣君為人慈和淵靜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靜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其撫視六子衣服飲食無絲毫薄厚六子亦相與親愛如一雖中外族媼莫如其為異母也年三十九而喪韓公三年不茹葷自是閉閣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虞樂之意年五十以至和元年三月乙亥終其五月壬申附于公之墓時鑑為某官鐸為某官鉞已前卒鐸與光遊素久因狀夫人之行命光為之銘光不得辭曰

允矣夫人德則均壹而行有常邪承祖之休宜于夫家而壽不將邪福祿當有餘而更不足子孫其昌邪蘇騏驥墓碣銘序之條器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為卿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為狄所滅子孫以邑為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辯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為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韓仕宇文周以明法全為某官于威隋文帝佐命功且至唐瓌父子為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襄溫為晉邑漢屬河內郡隋以河內為懷州維修武之族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

事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為書生窮餒無日矣公曾不顧為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竄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奉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被甲胃扞敵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熨訓率厲擒賊七十餘人闔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群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為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公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為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喜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院院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驥驎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公始雖以學術為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晚年夏寇若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至

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慢侵擾疆場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豈非命也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即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顏衛州司法參軍夢目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說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目為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即乞改文職歸省方許之行及苑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官遠方而歿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燼歸葬相習為常無識誚者夢目獨奮曰為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俗流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子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北夫人張氏某鄉邑於公近又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佗人為悉其諸子以碣文為請此何敢辭謹銘

故府州軍事判官杜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秋光在京帥進士杜知臣涕泣來言曰大人昔以進士得見於先公又與子遊最久今不幸而沒子為我銘其墓光既吊因辭以不文不敢為知臣固請曰佗人知目所不敢請也故唯子之歸光迺曰然則願聞子先君世系治行之詳知目退以其狀來曰君諱陟字從聖其先自成都徙長江曾大父禮大

父鐸皆不仕父昭文遂州長史君少好古學無所不  
闕著化坊三十一篇言王者以教化坊民之道慶曆  
初天子詔諸州皆立學擇其士之賢有行者為之師  
州人共推上君君屢舉進士有司失之卒以三禮釋  
褐選懿道尉考滿遷府州軍事判官力於吏治轉運  
使提點刑獄交章薦之會屬官有以姦贓敗者怨恨  
反誣訟君坐罷官去君詣闕欲自理未果遇疾以八  
月已終於里舍年五十有七娶譚氏生三子男知  
臣女長適下宗建幼適姚申皆舉進士嗚呼杜君觀  
其所學與所為書其志豈欲如是而止哉卒無遇以  
窮斯可哀矣知臣負其喪歸以其年月日葬某地銘  
曰

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為  
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過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  
年以疾終嗚呼少而秀宜其速成返輿不進晚而  
達宜其壽又未老而終天道幽遠真不可得而識邪  
昌言為人純素忠謹望之儼然以律度自居即之恂  
恂溫厚善談笑令人心醉不能舍去光為兒始執卷  
則聞昌言名已而同年登進士第與昌言遊凡二十  
年自始得見至於求訣其間迭有進退窮通相遇如  
一日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也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昌言之謂邪放未  
沒數日光往見之起居固無恙一旦有人告曰昌言  
去夜得疾甚急未及問訊又有繼至者曰昌言沒嗚  
呼死者人之常善惡脩短固不敢言何奪之之暴也  
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於中堂酌滑臺暑釀以  
飲我及往奠於畫像之前則依然昔時置酒處也嗚  
呼誰能睹是而不慟也哉迺為之辭曰嗚呼昌言天  
既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禁祿何後兮零落何  
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兮國亡俊賢綠  
耳顛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獨  
行過門兮恸焉自疑車馬不見兮遠行何之忽思長  
逝兮涕下交頤寒暑回薄兮宿草離離哭也有終兮  
志也無時

宋故渠州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

君之先世家金鄉曾大父諱賁不仕大父諱豫贈太  
常丞始葬洛陽金谷鄉之尹里父諱積太平興國中  
進士高第以公直材敏立名朝廷數遷權貴由是不  
得居中連典大州官至侍御史亦葬尹里君諱元亨  
字子正用御史遺奏補太廟齋郎遷許州司士參軍  
選授永東尉歷河中府法曹參軍馮翊令馮翊華陰  
以滌沮為境中閭州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  
年吏不能決君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徧  
覆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

人稱之君為人勤廉專以誠長者處官不能飾智巧以媚上故官久不遂官滿集吏部選除鄰水令還未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宋卿延之縣舍以天聖九年八月二日終年四十一宋卿主辦其喪殯於永安佛室夫人聶氏私閣校理震之女後君五年長男顯先夫人二年皆不祿獨少男幾復年未冠及幼女一人相與居家無一金之產幾復於孤貧中能自刻意為學取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知蓬州事累贈君官至太常博士夫人封仙源縣太君嫁其妹於比陽令李鵬嘉祐五年秋蓬州將之官諡謂光曰幾復先君夫人之遺體常恐不克續承祭祀今幸有祿秩室家苟完矣念先君先夫人之久未葬痛切不少忘于心况又遠官於蜀忍置而去乎將以八月某日葬於梁縣之新豐鄉西成里子與我皆聶氏甥也先君治行子皆知之其為我撰銘光曰懼不能堪子之命敢不諾銘曰

御史之賢顯大於世及君恂恂清德不墜迨君之終家既相繼微蓬州之立吳氏幾廢嗚呼以君之慈良而沉抑不遂宜其有嗣

宋故進士吳君墓誌銘

君諱顯字某其先金鄉人曾祖某贈太常丞祖某侍御史父某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鄰水府君娶於秘閣校理聶君某於某為從母鄰水府君之沒也先妣在鄭君衰經來入門哭且拜問故又哭先妣命與某

處於是時君年尚未冠為人長大有容觀論議忼慨讀書屬文材敏過人為進士業已完美先妣嘆曰吾妹不幸早喪其良人今有是子也吾妹猶有望間二歲君以疾卒於蒲阪年二十一先妣聞之哭曰吾妹何負於天使至此極也已而弟幾復負其喪殯於汝州佛舍後二十六年幾復為太常博士乃舉其喪葬於梁縣以從鄰水府君之兆時某年月日也銘曰特苗之秀未實而朽繫時之逢無有美醜骨朽有歸祭兮有依下從先人夫又奚悲

宋故侍御史吳君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某月日太常博士知蓬州事吳君幾復其祖妣彭城縣君劉氏于祖考御史府君之墓始夫人之沒蓬州生二年矣比冠而父母兄皆即世家至貧漂泊汝洛間嘗記幼時聞其兄言夫人之殯在京師廣濟寺已舉進士及第乃求所謂廣濟佛寺者凡有二焉在城之東西往問夫人之殯皆莫能知蓬州刻志求之積年不得一旦至西寺有僧老矣忽來訊曰君非鄰水令吳君之子邪曰然僧曰去三十載之前吳君殯其母夫人於是某為童子手親塗之某亦吳姓也故能識之因指示其處蓬州未之敢信周視其塗地剝且盡所餘如掌而鄰水府君之題識存焉乃奠而哭之又數年然後得合葬於洛陽之金谷鄉自始沒至葬四十二年矣噫微是孫也則夫人之柩



其不可復得邪露殯積久而顯識獨存豈非鄰水府君自悼其不幸未葬而天陰相之邪乃知誠孝可以動鬼神信矣御史府君諱某鄰水府君諱某夫人平生行事不可復見其先單父人父爲尚書郎云銘曰夫人既終吳氏中徵四十餘年乃得其歸孝孫有立神實告之

故處士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

君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墘里人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於河東安邑涑水之南後魏孝文帝大和中分安邑爲夏縣遂爲夏縣人自唐以來仕官陵夷降在賦畝然累世兄弟未嘗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生業素薄先以贖之君勿以孝謹諸父兄悉以家事委之於是治田疇繕園圃修闌筮宇困倉雖有傭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盡力者夜則側板而枕之寐不至熟輒寤當晨時田不加廣而家用饒又未嘗爲商賈奇家之業一出於田畜而已諸父兄皆醉飽安佚而君無故不親酒肉遇鄉人之匱乏者或解衣以濟之年三十二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終於家某年月日葬於南原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貧宜所以資生之具減於昔勤惰不同而已矣嗚呼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治世何以加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二男詠里及一女皆

幼詠及女尋又卒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常卧一榻扶然後起哺然後食夫入左右就養未嘗小失其意如是積年以至於沒死懈倦之色既而里登進士第迎夫人之官夫人自幼未嘗與其母別至是思慕成疾久之方愈里累遷爲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慈柔勤儉中外宗族咸慕仰之始終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月壬寅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及事夫人故得書其聞見之實以請於今之德行文辭爲人信者以表其墓庶幾傳於不朽而子孫有所法則焉謹狀

嘉祐六年六月日從父弟子具位某狀  
宋故處士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之上至唐仕官陵夷降在賦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事委之君晝夜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奇袤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涑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至治之世何以

尚諸惜其無位而予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遺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教育二子諒不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求壽縣太君夫人為人孝慈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為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女敬書間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曰  
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後無棄其淑慝之效炤然不欺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五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六

碑誌二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龐之道墓誌銘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歐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它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為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手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蟠

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彘頓為災民憂轉死比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而聽公上言祖宗已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挾官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官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覆其寶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為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堂途進之遂擢為天章閣待制拓拔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西都轉運

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郡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公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還議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於掠幾盡匪郭無幾悉為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統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問方略取其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郡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禁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曾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大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舊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非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謀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自稱寧令謀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自稱寧令謀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

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遣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汪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簡來自梅野邦面令國元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簡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簡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寢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勅請闕使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勻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案皆蒙其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界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遠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浙省逾年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

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譎二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昭文館大學士公為樞密以公忠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選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懷智高反毒徧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古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因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猶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御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遂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邪賜錢二

德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者實以此官則富  
 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  
 青起軍中致位二府眾論紛紛以為國朝未有此比  
 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大過是復使青得  
 罪於眾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幸  
 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  
 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既而內外訟青功以為賞薄者  
 多上重於遠眾復以青為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官盛  
 為世所疑近世莖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伏滿  
 以大藩處之內侍者都如王守忠侍上久求領節度  
 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為節度使  
 者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亮髮關於宗廟者未  
 嘗不兢兢畏慎况祖宗典法又可闕耶上乃止由是  
 內外怨公 多會道士趙清既與公有瓜葛親與堂  
 吏通謀受賂詐許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既及  
 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既行數日而覺於  
 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為公私於  
 清既未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  
 五年命公以戶部侍郎知邠州事無京東西路安撫  
 使既而深悔之是歲上親問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  
 龐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連行之若過大禮是與  
 有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賂資某丹米求上  
 御密及例外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  
 悵然久之曰前者出龐某太急忍直以公習知夷狄

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哈德軍節度使永興  
 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  
 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  
 公上言此者陛下皇子繼天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  
 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  
 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群心大安奉永宗廟之  
 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  
 冒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適於休退固無他望  
 唯陛下保萬世之業懷生蒙無窮之幸乃老臣之大  
 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岳野水西有田  
 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測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麟人不  
 能正也至是詔遣吏禁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  
 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  
 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御夷狄也乃戒邊  
 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虜不去台使  
 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即吾私市如嬰兒之待乳  
 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為市虜大窮移書  
 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州軍  
 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徽走馬承受公  
 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原野之西至忽里堆不  
 為戰備虜怨邊吏之暴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上以  
 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東虜以饒  
 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  
 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賊脫走得歸然

廣以私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  
 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麟州與賊議  
 邊事賊請棄虜罷兵之時禁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  
 耕者且為州耳目光遂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已  
 復聚戰不敢與仗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為虜所  
 掩以致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  
 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  
 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徽光之書以其餘  
 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  
 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級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  
 侍郎知青州事無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懇詐守闕上  
 書與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  
 劾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佗日光見公無所自  
 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年甫七  
 十五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  
 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  
 京師一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法避事定  
 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為朝廷行也公  
 不得已請讓遠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  
 期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情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  
 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  
 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  
 豈止足之謂邪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  
 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雖

耆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問用此自娛至忘饑渴  
 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菲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  
 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法令以平心  
 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  
 亂天子法邪雅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斷  
 斬劓劓或累笞取斃軍中脫粟然能察知其勞苦至  
 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  
 士卒望風辟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  
 聞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無愛吝心八年  
 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聞之  
 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吊贈其家未踰月宮車晏駕  
 今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適氏故樞密  
 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  
 崇之女封封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  
 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內殿崇  
 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長適  
 冀州支使陳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外郎宋充  
 國封德安縣君早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封仁  
 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評事  
 趙彥若封榮德縣君及幼女皆未嫁孤元英將以其  
 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山乃謂光曰公平生  
 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不文不敢辭噫  
 光愛公恩如此其大減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  
 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

願允公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  
幼艾嬉遊邈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為王土  
制勝廟堂承公之祐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天子爵祿天子法度怒憎孔多公忠乃著  
聲力未德辭滌以年子衆而賢受福之全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綴永在庭公適辭世証實為文默石幽泉  
身毀名傳垂之德年

龐之道墓誌銘

龐之道名元曾故相國頴公之元子妣曰嘉興縣君  
適氏其鄉里世系見於頴公之誌天聖中先君與頴  
公皆為群牧判官居相近光朝夕與之道遊死事之  
之隨時尚幼性明穎於文辭不待力學而自能讀書  
初如不措意已盡得其精要前輩見之皆驚嘆光年  
不相速自視如土瓦之望珠玉頴公為廣南東路轉  
運使奏之道試祕書省校書郎及為知雜御史又奏  
守將作監主簿景祐五年光與之道同登進士第之  
道簽書懷州判官事未幾徙知河南縣事縣多豪貴  
家素號難治之道至繩索無所避豪貴為之斂手徒  
簽書河中府判官事後數年光過河南問於野人曰  
龐君為治何如曰明而有斷又問今宰曰不及龐君  
遠矣乃知野人寂不可欺而論議甚公也頴公為劇  
延經略安撫使奏之道書機宜文字時方用兵文書  
填委或中宵不得寐頴公入為樞密副使欲奏其勞  
為之求升賞之道辭曰將更有功者願大人悉奏之

元魯不足言也頴公喜而從之久之以大理寺丞監  
國子監書庫慶曆七年五月戊寅以疾終年三十二  
殯於薦蔽佛舍之道事繼母劉夫人撫畜諸弟始終  
無間言及沒哭之皆哀不自勝終頴公之世親友不  
敢語及之道語之頴公未嘗不悲愴始光知之道獻  
於為學及過河南又得其為政焉其後也益知之道  
孝友之行深矣先娶孫氏故都官員外郎道之女又  
娶張氏今吏部侍郎致仕存之女一女早卒遂無子  
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元英遷之道之柩葬於雍丘  
頴公之墓側附以孫氏先為之銘曰  
學施於治孝友無美官不登朝後統壯齒如光何人  
榮祿及此境才回不足言直命而已矣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  
哭且言曰其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附也  
同壘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  
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  
知也願聞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且  
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  
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  
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缺憾居可護  
訶此由是共貴之或謂夫人曰若父母非乏於財以  
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  
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

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  
 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  
 錯然有聲已畏獲辜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  
 必說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  
 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  
 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  
 以生累我可也即聲出眠玩習之以治生不數年遂  
 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奔成大儒夫人喜讀  
 書皆識其大義軼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  
 讀書勿劾舊稿止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  
 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憾焉已而二子同  
 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日宋興以來雅故  
 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  
 尤切直驚人蘇夫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  
 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迺歎曰是豈所謂  
 福哉不已且適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  
 娶振業之鄉人有忘者時亦賜焉比其沒家無一年  
 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  
 一月庚子葬其地年四十八軾登朝進封武陽縣君  
 凡生六子長男景山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  
 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  
 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况如夫人能開發  
 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宦於天下非識慮  
 高純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

於閨門今於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汚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  
 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  
 壽不充使福宜施於後嗣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六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七

碑誌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清遠處士魏君墓誌銘

鄜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兄諱某字怡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代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廡必經略使泰兄通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列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解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資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立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在平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閩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

久之寅竊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務合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夫理者徐為諭解往往曉悟欣悅輒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以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負榜於壁入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暮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人或仕宦絕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宦兄震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兄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肯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其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駙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尉王淳魯卒次適郊社齋郎崔穎兄終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塋於先塋光以塋日之迫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叙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歸其所知以傳承以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考於道無虧兄今何恨兮生者同悲嗚呼來哉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君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遠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于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沈間里不自操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傳未嘗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以好養生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履能老而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諂以盜聲名萬一輩身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邪君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煥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光紳君

於鬻亂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月日塋君於某地未求銘光何敢辭銘曰

天長不息于地大無疆人寓其中于細於毫茫專撰紛紛于非愚則狂惟君之生于遭世寧昌依承先德于曄然有光苟有餘未于虛有餘糧養生以理于行已有方居不煩人于赴不出鄉道逕自適于既壽而康視彼公侯于全未煌煌真勞沒齒于或置於殃為得孰多于為謀孰長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鹿公鎮鄆州公命光典州學學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說光特愛重之後十五年王生未見光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塋其親於須城縣長山之麓子為我銘其墓光辭以拙於文生曰大臨遠來非有佗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數大臨無所語唯子之歸子何得拒之光媿其言不敢諱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生乃出其邑人試秘書省校書郎梁君燾之狀以授光曰君諱惟德字輔之始為童子父行成於蜀君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收君親貞土成墳終喪不啻酒向父自蜀歸家益富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不中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為事著禮說二十卷性溫厚喜導人為善鄉里謂之王君子有闕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幸教我我何敢

達即解去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不得終為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若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愠之色及老寤疾每祭祀猶強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己巳終于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為剡縣主簿次未名次大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大學館學究劉應祥次亦早世君既沒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為諸生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乃舉兩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為人以其子之賢與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  
孝子親友于其弟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為君子嗚呼是亦為政奚必仕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于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光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涿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叔丹屢入塞僕射以涿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涿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居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

天禧末詔詮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運忠愍公尹大名於除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他日必當達朝廷滿為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雅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益鐵勾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飢選公為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不食魚肉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祐四年入為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際公上言戎狄狂借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悔懼服之心無他選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閤略與其責虛名於我秋曷若極實辭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大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籬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遣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遷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陰謀兩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

從之明年徙知青州問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  
 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  
 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  
 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  
 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  
 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教為公壻其怨家告教父母  
 因教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  
 補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  
 江南尋徙知郴州宣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  
 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  
 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  
 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  
 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過英宗今上即位及郊禮  
 恩就逮三官為禮部尚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  
 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  
 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  
 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  
 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  
 孺者皆為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為人莊重雖家  
 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  
 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理  
 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  
 終日連夜未嘗稍輕倚有倦怠之色他人莫能為也  
 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文

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  
 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  
 鄭學士獬屨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  
 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  
 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  
 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消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  
 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  
 累年夫人及子孫相衛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  
 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柏以  
 治道路他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  
 卒無恙而及及偕為僕隸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  
 輒怒責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  
 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  
 坐自如徐曰地震帝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強  
 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眾所望也苟  
 輕為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  
 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  
 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減為二  
 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  
 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  
 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  
 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  
 非有為而為之也計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永嘉郡  
 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

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敏次適供備庫副使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志輔貽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陰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荀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任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閣宦者梁懷古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

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眾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繼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詭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成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問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問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蔽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論說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四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無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初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初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

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未  
 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體直擢為  
 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  
 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叅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  
 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厥常  
 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技時  
 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  
 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  
 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  
 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  
 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  
 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  
 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  
 五十有八初正憲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  
 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  
 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樂以公平  
 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  
 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  
 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  
 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  
 以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  
 勢輒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  
 不去不已旁則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

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  
 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尚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  
 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奔惟恐墜焉晚  
 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  
 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  
 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  
 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決之日天下  
 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  
 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曰  
 聖將作監王簿次曰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  
 山今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  
 次發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伊闕先塋獻  
 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  
 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  
 獻可沒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邪顧義不  
 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憲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  
 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  
 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碑誌四

皇從兄華陰侯墓誌銘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皇從姪蓬州刺史夫人仁和縣君潘氏墓誌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皇從兄華陰侯墓誌銘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顯王元佐之曾孫郇國公  
允成之孫遂昌裕公宗顏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  
氏初除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

監門衛大將軍英宗即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梅州刺  
史今上即位遷右羽林軍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使幼

不好美長而樂善學尤精於漢書昭裕公素好學喜  
為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目其詩曰貽慶集熙

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有六上為之輟  
視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長安縣

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燮蚤卒幼曰士穎右內率府  
率女六人四蚤卒二未嫁以其年十一月癸酉薨永

安縣銘曰

昭裕愛子以詩書教召而歲之志在則儆能中富貴  
為詩侯李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  
孫丹陽僊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

禦使世符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  
除太子內率府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令

上踐祚遷右千牛衛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過疾  
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將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

幼長皆就學差其年為大中小三品各置師以教之  
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愛其才性命為小

學鋒以表率履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經論語於  
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審精屢稱嘆之將軍起

謝不敏拜於牀下眾益美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  
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

請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為得禮義類皆如此  
不幸蚤世識之者無親疎共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

女尚幼是歲十一月癸酉薨於永安縣銘曰  
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遠到命不難眾所悼

皇從姪蓬州刺史夫人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

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令超之夫人曰仁  
和縣君潘氏故鄭王美之曾孫平州刺史惟熙之孫

閭門抵候仁矩之子生十六年以選歸於蓬州使君  
封仁和縣君熙寧二年八月己未疾以卒享年二十

有四生五子男子翔右內率府副率次二男末名二

女早衣銘曰太熟之門克生令孫歸於帝袂稟命天昏款又幽石

以識塋園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札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札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舒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安郡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校李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劉冲章老儒主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李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志可移杜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杜官以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為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於西塋永安縣謹記

右班殿直傳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春傳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宦不遂以沒堯俞切鞠于王妣以至成人思隱殊厚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壯而之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滿而成癰達王妣

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痛之血也今將以某月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塋于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首子幸而知我必為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其以頌之勤而使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為也光詩之媿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內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為光叙其事以未光謹條次之則可矣有問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大名內黃人世為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為儒祖考諱凝贈雲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印州事始家於鄆君少通尚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州酒稅歷齊州雜濟濰酒稅廬州巡檢以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君為人慨方嚴家之子弟雖其愛之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米木卒二百人謀劫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為掉其為魁者數人杖之各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平視貴要若無人故而至齟齬且老益窮困發狂疾棄官歸臥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談語言如平生人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為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



地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為於孝慈其  
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煙草木皆慘悽變色泣下  
不能自止逾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  
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  
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  
曰克俞字欽之今為兵部員外郎次壽俞郊社齋郎  
次君俞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為諫官處大議正且無  
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  
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  
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齊源愛其土風遂  
葬焉銘曰

真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今為開封府人曾祖考諱  
滔名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曾國夫人苗氏祖考  
諱炳侍御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贊真  
部員外郎贈同封員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  
之兄沆人清重知治體相真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  
初為翰林學士皆有傳在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  
君諱某字美臣早孤始以相國夫人奉試將作監主  
簿復以翰林君奏為守主簿初監汝州監酒稅在京  
茶庫西京糧料院遭扶風太君喪服除監南京麴院  
在京豐齊倉會以疾以國子博士分司西京尋又掌  
中藏南慶曆七年七月癸巳終于官舍年五十二君

善為詩有前人風格為人溫良清謹睦於族姻厚於  
朋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為怨矣也久而思之夫人  
壽氏秘閣校理袁之女封河南縣君生六子男攸今  
為內閣承制女一適古班殿直王喬一適屯田郎中  
朱慶仁餘一男二女早卒君之沒攸與二處妹皆幼  
家極貧夫人孳居二十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  
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  
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真部郎中夫人封  
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必將有成者  
也光於夫人為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日葬於  
洛陽賢相鄉之墓子宜為之銘光不辭銘曰  
生則人親之沒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  
位則不克壽則不融且其有子以收以祀以終厥祀

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兄諱某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  
祖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兄為人謹  
厚李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  
二十八年以天喜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  
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次次男京生未踰歲  
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  
府君除入官為人強直幹敏而至吏民稱之由是累  
遷高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此  
部郎中夫人享榮祿之養幾三十年封福昌縣太君  
年七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

曹中立早卒次道進士宋輔始死之沒光生二年吳  
故於兄之村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為善於其身  
而無祿安能有遺福及其後邪兄以天聖六年三月  
乙巳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于  
兄墓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為  
之表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公素其光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  
之休政曾大父諱毅大父諱采父諱憲皆不仕大父  
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  
孤性警敏過人兄絢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遊藝  
自如比暮死歸公徐取書乘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  
言兄由是奇之稍長善屬文尤工詩詩氣格豪邁景  
祐五年舉進士為天下第一除大理評事通判邛州  
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銳精為  
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寇西鄙劉  
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邛州城惡吏民謀內徙以  
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即發民治州城條吏固  
爭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重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  
為身計耶且我實為之有罪不爾累乃親度材庀思  
賦功董役不二旬而畢仁宗聞而嘉之下詔佗州守  
備當完者視邛為比官滿召試除集賢院庶判登聞  
鼓院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失執政意出  
為京西轉運使復遷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錢勾院時

杜祁公為宰相多採拔英雋實之臺省不利祁公者  
指公為其黨左遷知潤州事徙知洪州事久之谿蠻  
寇京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為轉運使鎮撫之上  
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其材可用今安在宰相  
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邛州者宰相即言公姓名  
乃除荆湖南路轉運使公乘驛至知陵今諸州皆按  
兵受約束又召還修起居注料察在京刑獄遂知制  
誥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以龍圖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事京師多失宿衛吏不能為公推逆其物色  
起居一時疎治略盡威令大行坐盜入慈孝寺竊  
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徒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過  
疾皇祐四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  
居舍人公為人疎明樂易侔儻不羈飲酒盡數斗不  
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以而益親之  
為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為  
治之體及用兵方略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  
寢高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襟還奏賦大指言王者  
修身治國家遠孽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  
上深嘉納命內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  
病亟自為表言母老不能終養以是累陛下上哀之  
賜恤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  
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三人擢太子中舍相  
大理寺丞丞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長適皇城使劉

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次未嫁光與公同年進士也稷狀公之治行命光為之誌光不得辭銘曰材氣以為實文學以為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之足羈紲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大施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深州司法參軍契丹覆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含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公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上中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後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勃海縣濱州大吏持府勢築室鄣氏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徹室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請留祁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枕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召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築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

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桂畫辦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驍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鎗盾北軍不能與之敵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構業六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暮年或再暮乃代去再暮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暮年為斷所生全甚眾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余敢不究宣天子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某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

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隄西徙趙德博後十餘年  
又自商胡西徙趙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  
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  
橫隄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  
公上言國家近議塞高胡計用新蘇一千六百四十  
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新  
蘇三百萬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  
仲昌故爲小計以求興後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  
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隄下  
流自河徙以東填闕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  
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多太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  
三瀆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就使如仲昌言全  
河東注必橫潰之監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爲魚  
驚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壅河使  
東宜先治水而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  
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然其勞費甚大  
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  
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放水害  
朝廷乃寬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  
知公議爲是公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廬隄家糧  
之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臣不  
敢竊取爲名願亟遣使者率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  
幾使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  
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闕出塞販青鹽抵重

法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監兵部太  
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爲由薄使又以遺留物  
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養不欲專之因託以力  
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  
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爲館伴詔取書入置柩前使者  
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經不許使者  
執書不肯入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  
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  
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爲嫌乎使者立投書是時朝廷  
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佗語以問使者使者出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兇事  
南朝矣項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眞定府路  
安撫使土俗多彘親事浮屠公案籍閱其不知法者  
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眞定數年以疾辭位治  
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于家  
年六十九公爲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  
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鋤衛良摧彊撫弱  
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爲  
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  
旋鞫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稍開躍  
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  
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爲安衆  
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  
誚責之懼而自改者蓋十七八苟尚不變乃棄致於

法猶為虧除不盡繩也有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斂衛送或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慄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即世三男羊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已酉塋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光命為之銘光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德盛道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公正衣冠嚴不可干施之於政乃仁乃寬吏畏而後民思不謏款銘垂美以告後昆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碑誌五

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誌銘

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志

尚書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書孫之翰墓誌後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文路公家廟碑

書田諫議碑陰

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誌銘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鑿石符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始出任為公侯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為甲族然率曰甚官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哀薛氏中徵曾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容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為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為太廟齋郎又除守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州奏府君監鳳翔府高稅後徙知河東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必不夫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鄭縣使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陰事枹權受賕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請

治之將內害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寧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慙自是卷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其官張君允除知渭州或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雜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尚氣到必不為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或免府君喟然嘆曰吾惟忠信正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邪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獲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為之懼張君初無言人之乃於廣坐謂眾曰允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為小人所陷使為允佐者皆如薛君允復何患於是聞者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為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為范公之副張公即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已之狀之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毋馮朝郡太守党氏春秋高多疾願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之弟用太尉君恩得官河中者通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使親既得請范公遽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使然甚非張允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允仍為從其兄弟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

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侏知河東縣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惠州大而處勢卑難以待敵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雲乘勝深入而州無浚兵欲以戰士築之眾咸以為難府君獨以為可張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咸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從知涇州晝夜憂服除知商州慶曆八年閏月庚戌終十州解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言商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錢錢未數年錢已竭其監當廢况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以上以不決會府君沒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意即高奇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家書賦以刺世之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為事之當辦者莫若言動文修名乃著五編文以自警觀是二文足以知其旨趣矣初娶唐氏天章閣侍制肅之女生一女適殿中丞趙士寧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季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昌朝餘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累任坐正論不阿黜為大理司丞次曰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秘書省校書郎張煦次早卒昌朝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君

於本縣植行村請直龍園閣趙君為狀其治行以搜  
光使高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大村公從兄理佐  
府君於鄜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頗知府  
君之為人府君容貌温恭而內守堅不可奪移語言  
無機巧敬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疾姦  
惡故所至上官信之侑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  
光誌其墓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敢私附其所  
知云銘曰

逢意宜疎而成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成以之離蓋至  
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許君  
以忠信正直為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府君諱告於司徒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  
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府君少治詩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有司  
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慨尚氣義於宗族恩尤  
篤司馬氏累世安居食口眾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  
衣食以贈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  
年始眾無絲毫怨言家資祖墓迫隘葺半長如前後  
積若干喪又未之塋府君履什祖墓之西相地為新  
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塋之弟子里早孤府君  
識其為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第  
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葦涑水以溉  
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蹙薄將

不足以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塌松下流  
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于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  
孫已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西墓初  
娶張氏早終生女適許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  
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  
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若干宣用司徒  
公陰補郊社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梁山  
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為政  
吏民不能欺既升朝累贈府君官至衛尉少卿夫人  
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君子論讓其世  
先人之美者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府君  
之墓道時熙寧六年五月辛酉也

尚書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凡諱某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某以通先詩屢應州舉召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  
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安居食口常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家  
事委之衣食均聽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存自適  
十餘年而終凡用從父太尉君陰補郊社齋郎太尉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官後數年乃調達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益井距州十餘里唯一給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片吏恃其險遠大為毒利州遣兄往按  
之因為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遊羊其弊考滿除  
華州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

聽有幕僚注剛辰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  
 尤鞠之善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惟兄不染於辭  
 人以是益知其公平有駭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  
 押捕獲之誣云共盜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  
 之謂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據實鞠之皆止杖罪餘  
 囚負究得直者甚眾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寬  
 者或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  
 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使聞州新并縣通  
 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  
 窮僻人跡罕至豪社專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市之  
 皆憚其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  
 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巖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  
 俱利仍每月一按竹凡歲餘乃還均州扶滿使知梁  
 山軍累官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  
 致仕詔補子廣文社齋郎廣為統州盧氏主簿迎兄  
 之官以熙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已丑終於  
 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為人沉厚寬裕喜愠不形於外  
 少時家貧有衣一笥夜遺大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  
 衣已盡兄獨臥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  
 安臥邪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  
 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嘗官  
 公直能知小民情為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  
 令而不為峭刻斷獄必求厥人心摧抑強猾扶衛愚  
 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略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嘗有

餘暇氣色不動而眾務修舉廷中永晝寂無人聲其  
 下皆畏而愛之从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  
 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益鮮無所超越循  
 常調終身死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  
 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前靜故沒  
 之日聞者無不歎惜先娶郭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  
 助教震之女柔靜慈良宜於茲姻封清河縣居治平  
 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廷曰廣  
 曰房庭魏州魏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  
 陝人張安仁次二人亦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  
 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塋於夏川柳先塋之西南  
 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  
 曰  
 廓然有容頽然無爭所蒞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  
 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書孫之翰墓誌後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  
 幸與公同在館閣公於光為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  
 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孰公之為人元豐二年  
 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  
 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傍也昔蔡伯喈  
 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  
 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為時所  
 重在諫院言官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厨傳兄



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親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相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為高深哉蓋志在有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賦其章於笥必盟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苟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汶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船遠往不暇挈以俱既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治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今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諭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光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于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

驚喜曰子之貶我兼金不如願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女路公家廟碑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紳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穆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止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名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藩折士民求生有所未違禮類教防廟制遂絕宋興未亂蘇雍父而未講仁宗皇帝閱學臣責極公相而祖稱食子竊儕於庶人慶曆元年曰郊祀杜德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曰猶願望遠諭十載嫁偷襲弊殊可嗟聞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菑孽不立私廟嘗心至意形于歎息盖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議定制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軌俟史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

故習常得諫以為辭無肯唱眾為之者獨平章事大  
 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  
 葬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  
 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  
 年始做而營之三平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  
 器西廡以藏家譜齋枋在中門之右首柱展饌視膳  
 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東西折而  
 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  
 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築廟而祀為一旦棲光  
 以家譜予欲志扶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  
 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緒惟公追遠復古率  
 禮與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  
 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  
 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敎始家平陽  
 其後有韶漢字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  
 之六世孫頰為後魏北絳太守頰曾孫顯儒以別駕  
 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名居多終究州刺  
 史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共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  
 列倫吏以公直抗字文述老甲秩君洪從高祖起晉  
 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  
 出戰沒頰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  
 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譏諷免嶠南播有史學  
 官至給事中居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  
 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悔為太子賓客悔兄昕為義

成節度使暉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偶至晦皆  
 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  
 實鼎縣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  
 晤生汾州恭軍樞樞生館生澤州錄事恭軍即公  
 之高祖也諱浩曾祖考諱恭仕後唐歷晉城天池  
 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慈暉太谷二  
 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  
 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恭軍祖考諱恭辟  
 石州幕府華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台之不起  
 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  
 至以強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掉判三司開  
 折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  
 於故平章事晏公恭和政事王公沂讓墓誌及碑公  
 貴朝廷褒崇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齊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  
 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  
 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魏國太夫人申氏配魏公居東  
 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  
 備不敢下立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  
 陽諱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齊一日又以成  
 慶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  
 車奉神板以行以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芑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  
 云誰敢讓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鑠鈞

克釐克諧允武允文廿陵有妖恠暴紛蓋公往道遂  
不日而消仁祖社疾羣心震栗公入容勿四海清謐  
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忠以經不廢其威至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誦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  
謀居之安時如得民公自洛遷于洛許允樂故土  
永燕私慶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倫是劇是齒是斷  
達于有洛是相是寔是卜是誦是築是揀是植是扶  
是茨是塗竹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子居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子躬是容人禛公堂公曰子康  
人隘公庭公曰子寧人勿子隘惟子孫是賴人勿子  
禛惟子孫是利克恭克儉子履子視伴躬之為美正  
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飯恭牲孔碩尊黍及稷  
豆蓬既滌汎掃既備旨酒既泝泝割牲為饌乃薦乃陳  
苾苾芬芬程考欣欣百椒來臻天錫公祉強明壽愷  
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宣帝匪公優  
公勲是酬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貽孫  
子子子孫勿替勿忘時奉正音保公之烈光

書田諫議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阼之  
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  
咸乎盛隆之治松心慕仰想見其為人熙寧中始識  
公之曾孫偃師尉佃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  
佃為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  
銘相示且命光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叅知政事范

公所為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  
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  
公之美累十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為  
後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  
愚陋不學且不為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至  
世人論議其祖禰之德業墳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  
二人為之攸其德業一也銘與碑美以異焉若列大  
賢之言既納諸墳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  
無疑乎頭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七十九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八十

祭文

祭龍廟祈雨文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為文相作改葬先令公啓殯文

令公祖奠文

令公到墓文

令公掩殯文

奠外掩殯文

奠外掩殯文

穎川郡夫人焚黃祭文

啓殯祭文

祖奠祭文

祭郭侍讀文

祭范尚書文

祭觀文丁尚書文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為始平公祭劉大卿文

諸廟祈雨祝文

謝雨文

為始平公祭晉祠文

又祭晉祠文

雨止謝晉祠文

祭雷道矩文

祭江鄰幾文

三司祭張元常文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祭穎公文

告題祭版文

祭張尚書文

祭張可文

張尚書葬祭文

祭錢君倚文

祭董少卿文

祭張密學文

祭陳彥升文

奠李夫人文

祭龍廟祈雨文

年月日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章城縣事司馬光謹率吏民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龍之神告者聖王設官分職畜饗神物以為人用後世喪業神寔總之知龍嗜慾服事夏后王嘉神勞昨以此土歲祀越忽廟貌仍存闡赫奔走春秋薦獻却災致福保佑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不雨穀苗槁死不可復殖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寔神主神寔民休百姓不粒誰供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當愛之天有甘澤龍寔司之以時宣施神寔使之槁者以祭

死者以生早氣消除化為豐登然後自近及遠案感  
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斃伏惟尚饗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惟靈襲慶皇家作嬪侯族環珮為節動顯禮文蘋藻  
必親無違婦職承夫以順教子以慈純素柔嘉自忘  
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為里戚之規嗚呼遐福未終  
大期奄及去白日之昭晰歸下泉之寂寞宸極惋傷  
具儉增欷陳薄薦庶達菲誠尚饗

為文相作改葬先令公啓殯文

某豐惡不天福祐單薄旨甘甫備風樹水違日月質  
遷松楸未植夙興夜處心不寧寧是用物土之良詠  
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啓攢塗屬以備位宰司任隆責  
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蓋哀憑棺取訣永  
言罪負隕絕復蘇叩心長號五內糜泮

令公祖奠文

日月有期靈輅將進遠違故壤遷就佳城惟靈澹泊  
安閒以時就道山川無壅徒御不驚瞻慕攀號心摧  
氣結

令公到墓文

闕塞之陽伊川之沃地形奠塏水脉厚深惟靈去故  
就新永寧茲宅不騫不圯保固億年洋慕之心昊天  
罔極

令公掩殯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列鼎誰適為榮掩坎

聚墳身不親在羨門既鍵長夜無晨瞻望題和於茲  
永絕興言念此心真飛颺觸地號天肝腸寸絕

員外啓殯文

惟靈居家孝慈蒞官肅給如何茂德不享遐年爰擇  
令辰肇開柩碑遷就祖域永有依歸沃醑不親倍增  
悲泮尚饗

員外掩殯文

日吉時良已就安宅祖禰威在如從速歸共靈有知  
足慰冥漠終古永訣臨風泮泮尚饗

頤川郡夫人焚黃祭文

夫人肖自德門無祿蚤世以同困約不與顯榮朝推  
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屨耀重泉靈而有知歆戴  
天寵尚饗

啓殯祭文

旅官飄飄家無常所摺積未瘥以寓西郊違時之良  
遷就宅窆撤僭云始取道有期撫事悵然益增感悼

祖奠祭文

日月有期輅輿當發川塗窳越丘隴長歸伉儷之心  
曷勝悲惋

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  
丞司馬光太子左贊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景  
卿前通州推官楚楷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公之  
靈嗚呼惟公之德清夷純白恪恭匪懈勤劬朝夕文

為國華行為士則抱讀拱編雅容帝則貧錫之金生  
命之席絕眾逾倫思輝備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某  
等庸蔽久承公恩承乏下僚從公外藩疇其關遺誨  
之話言如妣如甥心何敢讓今茲相顧失涕來門瞻  
望靈帷薦其蘋蘩淒風蕭然鬢髮如存嗚呼哀哉尚  
饗

祭范尚書文

嗚呼天生偉賢為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天子冠帶  
立朝正色嶷嶷諫言直節奮不顧已迺率西師以卷  
率俾迺贊公台緝熙物執乃牧東夏刑清政理德實  
光大才則茂美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淋途塗  
中止輶車過都頓舍甚邇莫不手謁借痾何已靈底  
其衷歎茲馨香尚饗

祭觀文丁尚書文

惟公抱潔懷真含忠履厚賦才茂美逢世休嘉降集  
帝度回翔禁署羽儀髦雋黼黻訓辭登贊機衡進參  
台鼎物無疵疢民底乂安陪貳殿惟雍容風議老成  
之德中外式瞻宜享永年以配大業如何不淑隕此  
哲人日月有時輶車首路與言僚僚嗟涕無從導薦  
酌羞式歎哀款尚饗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寔職之編室流亡吏當生之今者  
自秋徂冬天澤未決澌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  
職歎民無告歎胡為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

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  
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于黃石  
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  
家廟食于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  
雲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穉惶惶于溝  
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失圖惟神準  
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救吏之罪使膏澤下濟  
土脉資興回枯為榮變凶成稔敢不祇率所部遠適  
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為始平公祭晉祠文

蓋聞誠通無遠神鑒無幽始謂不然迺今知信屬者  
時雨稍乏宿麥未滋躬謁嚴祠默伸心禱回輟再宿  
嘉澍響臻豈懇款之微克留神聽寔元元之幸宜蒙  
神福然原陸久燥根未泮吹噓嗚嗚猶有待望謹  
以清醑嘉薦答揚神惠神當茂布優渥以終大施尚  
饗

又祭晉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謹以醑果般羞恭薦  
于某神惟神宅晉之原食晉之土凡在晉境皆為神  
宇今嘉澤雖豐雷潤未溥神心無私民靡不撫速適  
之間美有捨取惟神申大前德均錫靈雨實我來澍  
秀我稼黍稷棲于田粒益于庾為酒為醴永承神祐

尚饗

兩止謝晉祠文

久而不止涉于積旬汗邪既澹平原將溢田恐蕪穢  
民憂墊隘有司恐懼謀請于神聰明感通遽已晴霽  
水返其壑雲歸于山蔬藪無虧歲則大熟蒙神之休  
敢愛牲酒尚饗

祭雷道矩文

維年月日陝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士友雷君道矩之  
靈嗚呼道矩氣厚以和行直且方謹畏禮律如循鐸  
鎡臨義救决若揮干將無位於朝憂國皇皇發憤抗  
言忠鯁激昂遠慮萬世引之深長家聲不墮燁然有  
光西戎驕貪蠶食我疆荼馬徑前挺身戰場數陳直  
辭逆折豺狼虜氣方沮敵蹤退藏如何不淑罹此疾  
殃微息垂蓋遺音琅琅上嗟王事未畢而亡下痛老  
母儲然在堂言終而絕云誰不傷嗚呼道矩短長有  
時不可推移善惡得失繫人施為願晦窮通云胡可  
期立身如此可以無悲獨我友生煩冤涕淚恨此膏  
澤不需蒸黍奠以薦誠魂乎有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江鄰幾文

嗚呼他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他人  
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  
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胡者光大顯融如何  
不泐星未五終平日之遊晨往夕來究其在目誰能  
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茲水遠無若卮酒尚饗

三司祭張元常文

惟君寬裕敦篤外和内直秀眉廣額威氣揚休言德  
之報宜蒙遐福骨相之符必享永年如何一朝兩違  
所望凡在僚友孰不惋傷真以薦誠庶幾來饗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光開祿不及親古人所嘆重茵列鼎適足增悲光弱  
冠之初辛塵仕藉罪多福鮮繼招山鵲顧復之恩關  
馬靡報痛毒終卒無忘夙夜誠不自意蒙荷餘休名  
榮侍從身踐世職不肖之質何以似續慙忤戰兢不  
遑啓處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力  
自黽勉無忝所生備位諫臣不敢自遠瞻望丘壟涕  
泗交橫尚饗

祭穎公文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躬薦于故相國贈司空侍中穎公之靈公茂德  
豐功布於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久同  
僚采越自童龀得侍坐隅撫首提挈愛均子姓甫勝  
冠弁遽喪所天孤苦慙慙不能自立長號四望誰復  
顧哀惟公眷憐過於平日既擇練服運齒替裾舉首  
朝端繫公是賴爰加振振俾出遲遲雖校秘文討論  
前載達公出牧兩托後車推心不疑言皆見納立效  
甚密為負實多過若丘山咸加掩覆善如絲果必見  
棄揚屢薦其名微聞天聽遂塵清賈獲備通臣今日  
所蒙莫非公力言念思紀終身敢忘承之諫沮造請

有禁不親杖履殆將再齊豈意一朝忽為永訣儀刑  
在目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幽壤心馬隕絕言不  
成章英靈有知臨此薄酌嗚呼哀哉尚饗

告題祭版文

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曾孫具官光敢昭告于曾祖考  
處士府君曾祖妣夫人伏以春秋祭祀思兼無窮宜  
有屏攝以伸瞻奉謹以良月吉日恭題祭版伏惟尊  
靈降監昭格是憑是依尚饗

祭張尚書文

維熙寧四年月日女婿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  
祭于故禮部尚書張公之靈公之德業衆所尊仰始  
終詳實已載銘文在昔先公與公同省閒來問計延  
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  
卜不謀遂委以子自惟童騃齒位殊絕未嘗文語從  
何辱知知己之恩重於姻戚沒身銜戴不敢弭忘聞  
計之初涕零如雨綴於官守走哭無從速薦獻羞用  
辭為俯尚饗

祭獻可文

嗚呼獻可之亡海內嘆惜况於親友惋傷可知忠直  
敢言人人自許誰知獻可始末無虧道不愧心名高  
於世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於臨沒今嗚  
永訣文不述情嗚呼哀哉尚饗

張尚書葬祭文

惟熙寧四年八月日女婿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

羞祭于禮部尚書致仕清河恭安公之靈日月俱遷  
墓期已及承之西臺不敢離局行不執紼莫不操卮  
引頌松楸悲何有極尚饗

祭錢君倚文

維熙寧六年七月己未陝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君倚  
舍人之靈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  
唯善是為納忠於君恥後堯舜竭力於友志追陳雷  
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蹈顛沛終珍悔心甲科榮名  
西掖清貫君倚之美故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  
如何彫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殊鄉哲愚異品  
中年相值情厚故交飾貌無華發言必盡風迹猶在  
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醪羞微薄唯期惋怛可以潛通  
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少卿文

維年月日具位司馬光謹致祭于鄰幾少卿董兄之  
靈兄昔為夏宰西鄙用師賦調雖煩民不告病生齒  
雖眾訟庭常虛光實夏民目所親睹自兄之去繼者  
為誰三十年餘屈指無幾兄入佐會計出奉簡書歷  
守別藩所至稱治民懷其惠吏畏其明為時才臣屢  
當劇任指顧立辦不廢笑談與人遊居雍容愜悌引  
年據禮納祿辭榮志力精強謂宜遐壽如何不辭奄  
忽長歸光既借且親荷知為厚聞計哀惋始不自勝  
薄致醪羞維誠是薦尚饗

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人侍  
禁嚴譽善處臺省出數憲化周流藩宣將曾則蓄積豐  
衍監邊則民夷懷服慮無微不至臻職無煩而不舉  
朝倚器幹時推精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厚今茲自序  
遷周捨卑就燥卜宅得吉祖載及期光等早廁賓客  
之末晚陪嗣子之遊式陳醪蓋用薦衷素尚饗

祭陳彥升文

年月日涑水司馬光謹以香酒膳羞致祭于彥升之  
靈嗚呼光平生取友以道相親如彥升之質直光所  
心服忽焉棄我惋痛誠深尚饗

奠李夫人文

元豐七年十月乙酉具官司馬光謹遣男其官某致  
祭奠于故李尚書夫人之靈夫人明智而溫柔順而  
正知古不泥從俗不流禮刑閨門名播鄉曲神明保  
祐壽考令終光忝預族姻素服懿德敢陳薄酌式薦  
敬誠尚饗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八十終

國初吳儒徐松雪先生水菴  
溫公集八十卷缺九卷下謹鈔補以爲完書云  
弘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白湖靈山謹記

嘉慶己未十月五日庚寅  
竹汀居士錢大昕假觀時年  
七十有二

嘉慶丁巳夏有杭州書友以宋刻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介郡城  
學餘堂書肆示余：取與索頭所鈔本相對其標題司馬文師  
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已與此不合而序文即去首尾并誤劉崎為  
劉隨不知其何本也。至于年號官銜察從闕畧俾考古者茫無依據  
是可慨已。是刻序文一完善次列進司馬溫公文集表一篇分卷序  
次離合先後多有不同偶取校勘雖文表未甚齟齬而一字一句穆  
覺舊刻之妙愛不忍釋矣。問其直索白金一百六十兩余以價昂一  
時又無其資還之既而思此書為明初人收藏本卷首表支第一葉  
末餘紙有硃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八字有小方印一其文  
云徐達左印有大方印一其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卷第八  
十後空業有墨書三行云國初吳備徐松雲先生收藏溫公集八十  
卷缺九卷有硃鈔補以爲完書云弘治己丑秋九月望日石湖盧雁謹記  
則此書本為吳中藏書不知何時轉入武林而今又重歸合浦此一書也  
且松雲收藏在洪武丁巳而此書之末又在嘉慶丁巳其間甲子屢更  
顯晦亦復幾易此書之奇也。今雖不能印得或者選之又久必俟諸  
秋八月收以符前賢之轍邪。閱月有五學餘主人未云此書出君家  
偏示郡中藏書者雖皆識為宋刻然所遺之價有不及無過者。曷  
於前四十二之數而益其半乎。余重是書之刻在宋為最初本兼重以  
徐盧二公之手澤使大弓寶玉有歸魯之日未始非前賢寶貴所獲  
之故不惜重資購得之。日適在秋八月何巧而爾。爰誌願末以示  
後之讀是書者見奇書之出造物若有以使之然而聚散既有其  
地顯晦又有其時豈不異哉。 諸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

嘉慶己未冬十一月既望裝此書成夫然而快然大慊  
于心也。蓋余自丁巳八月至今即付裝潢幾閱二載  
餘費且倍於得價然其書若有待於余之裝潢而  
始完善者是書之幸實余之幸也。初書裝十四冊  
破爛特甚買得後驅盡魚至數百計且缺葉及  
無字處每冊俱有乃命工補綴其缺葉皆誤重  
于他葉之腹其無字者皆漿黏于前後葉之背  
始悟當時俗工所為以致不可卒讀乃非精加裝  
潢則全者缺之有者無之不幾使此書多遺憾  
耶。用著原委以見吾書難得即裝潢亦當熱費  
苦心也。至此本為宋最初之刻錢竹汀謂余曰宋王  
深寧撰困學紀聞載溫公集字句多與此刻合  
知深寧所見即是本也。世行本以傳家集為最  
古今見此紹興初刻題曰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則  
傳家之名非其最初及觀周香巖所藏舊抄本  
亦為卷八十而標題則曰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  
家集卷末有泉州公使庫印書局淳熙拾年正月  
內印造到云：又有嘉定甲申金華應謙之并有  
門生文林郎差克武岡軍：學教授陳冠兩跋皆  
云公裔孫出泉本重刊是傳家又重刊本矣。